

年

卷

期

2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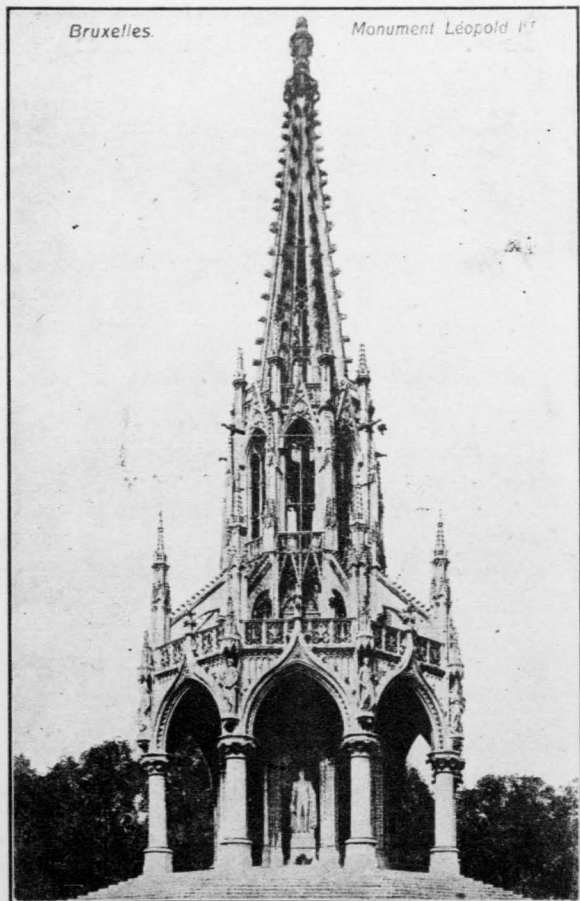
第

第

小 說 世 界

第 二 卷 第 一 期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立券之報紙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這部書是由適當的人，
在適當的時候，
用適當的方法做成的”

這是紐約泰晤士報對於
Prof. Thomson—Outline of Science
的批評。 如今這部書已由

商務印書館

分請大學教授十九人

擔任譯述，名爲

漢譯科學大綱

原書是科學界空前的名著

本館譯本是最忠實的介紹

現售預約 人人應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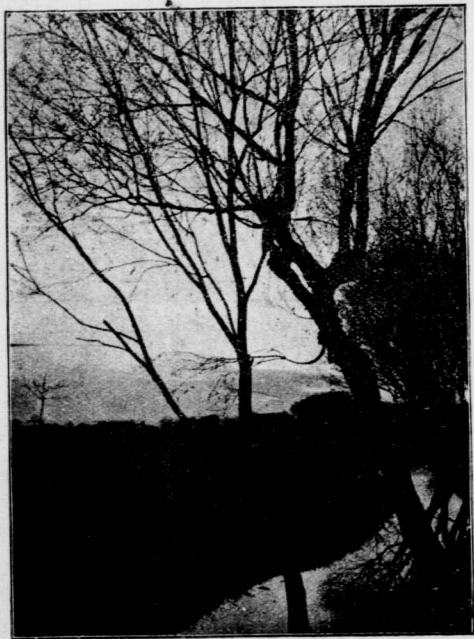
全書四巨冊 定價二十元 第一冊現已出版

第二三四冊於六月九月十二月續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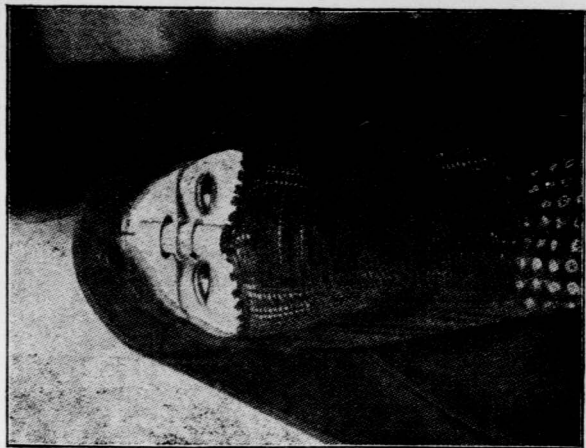
預約價(一次交)十二元

[四次交]先交四元六月九月十二月各三元交款取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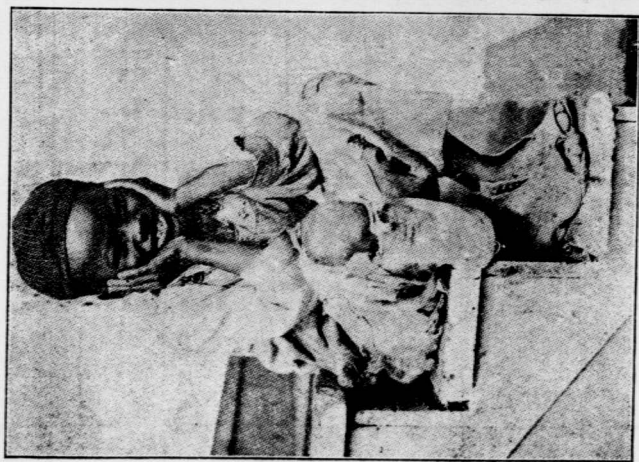
印有樣本 承索即寄



影 疎
贈 君 康 惠 丁



眉 語



無 慮



小 說 世 界

第 二 卷 第 六 期

目 錄

婚後

歸來

利奧拿圖(世界名畫家小傳)

星期消遣錄

三十年前巴陵之大盜窟

燭光自滅(科學遊戲)

死尸

愛情與生命

心算天才

野人記

淵隔

畫家趣事談

生榮死哀

第一篇

羊城客話

荒服鴻飛記

烟 橋

楊小仲

趙 開

不肖生

健 華

張碧梧

胡憲生

邦 傑

云

王錦南

天 游

本期附贈【童話】一小本如本期中無有此書祈立向定書櫃索取

百科小叢書

▲是萬有智識的鎖鑰
▲是最有系統的叢書
▲第一期二十四種出版

本叢書用淺顯的文字興趣的方法介紹必要的常識編著者均係各科專家深入淺出精要無倫內容有歷史傳記地理遊記哲學宗教社會科學物質科學普通事物文藝等門類無所不包編制極有系統定價低廉力圖普及實為最廣博而最易致的智識之庫

下 列 目 書

- | | | | |
|-----------|---------|----------|--------|
| 氣象學 | 竺可楨 一角 | 法律 | 周鯉生 一角 |
| 中國地勢變遷小史 | 李仲揆 一角 | 修辭格 | 唐 鉞 二角 |
| 銀行要義 | 楊端六 一角 | 平民主義 | 李守常 一角 |
| 中國關稅問題 | 馬寅初 一角 | 貨幣淺說 | 楊端六 一角 |
| 細菌 | 胡先驥 一角 | 通俗相對論大意 | 費 祥 二角 |
| 近時國際政治小史 | 周鯉生 二角 | 現代歐美市制大綱 | 顧彭年 二角 |
|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 | 岑德彰 一角 | 經濟思潮小史 | 李澤彰 一角 |
| 棉 | 馮探先 二角 | 哥倫布 | 劉麟生 一角 |
| 實驗設計教育法 | 芮佳瑞 二角 | 曆法 | 林 炯 一角 |
| 煤 | 謝家榮 二角 | 中國商業史 | 王孝通 二角 |
| 美學淺說 | 呂 澂 一角 | 全國一週 | 謝 彬 二角 |
| 法蘭西文學 | 楊袁昌英 一角 | 汽機發達簡明史 | 孔祥鶴 一角 |

此外環任
公胡適之
陳獨秀乘
志胡剛復
李潤章皮
皓白陳通
伯程灑章
石瑛莊巨
楊子嘉周
則岳吳旭
騰李石岑
朱經農王
鮑慶諸先
生均有專
長著作歸
下期出版

愛西湖者注意

(梅)

杭州的西湖是我國第一名勝。山明水秀風景入畫。不要說遊玩過的人說他有許多美景贊不絕口。就是沒有遊玩過的一談及西湖兩字彷彿有絕妙一幅山水圖映在眼前。可知西湖風景實在與尋常山水不同。所以能引起人神遊的



感覺我前年曾到西湖遊玩一次。雖有友人同往。却是人地生疏。如撞木鐘一般。東撞西撞。覺西湖風景雖然妙極。然而不知道他的歷史沿革及名人事蹟。終有些不滿意。去秋獨自一人帶了一本**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西湖遊覽指南**。先在火車中翻閱了一遍。西湖

情狀已瞭如指掌。因為此書於遊覽途徑。名勝

歷史。大半附以圖畫。詳為說明。甚至旅中食宿。

遊玩費費。亦考查明確。指導再三。此次到西湖遊玩。

幸虧帶了這書。非特興趣倍增。而且得益不少。回想到前年。

遊玩命搖船的人。引路到了一處。他講的名勝事蹟。捕風捉影。信口開河。

真是笑話。我遊玩完畢。將動身時候。又到幾家著名店舖。購些物品。預備

贈送親友。杭州地方我本來不甚熟悉。因見了西湖遊覽指南上**所登**

各號廣告。所以**購物非常便利**。可見**商業競爭**。

廣告很有效力。我又想起杭州扇子。是甚出名的。就到清河坊**商務印書分館**。購了些

名人書畫。摺扇。及西湖風景畫。西湖風景明信片。教育玩具等。然後與西湖告別。

這西湖也遠遠的露着一泓秋水。送我此番遊玩。真算是平生最愉快的了。

尊夫人軟弱多病閣下憂之乎



妻室多病家中不安如若尊夫人軟弱多病則家中定必吵鬧不休難期相安矣小孩乏人照顧勢必患病且病妻難期生產即幸而生產亦不強健且無力以乳養之也世有千萬男子確知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為婦科各症之聖藥蓋是丸正合是用其奇功早已名播全球矣茲將近來所收到為夫者之謝函中略舉一二則以供衆覽

▲月經不調治愈

湖北應城西關外宋家灣郭漢謙先生來示云拙荆韓氏由去歲九月生病乍寒乍熱月經停滯兼之咳嗽體弱面黃等症屢服各藥無效即試服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三瓶後即大見效驗連服半打即十分全愈真有起死回生之妙用也

▲小產治愈

廣西懷集下帥圩民團正局長趙全吉君來信云僕威州土著泮水山人二九賦桃天宜男望抱四八微嗣息伯道時虞且內人患小產者數次癸丑春經商五羊閱報見服韋廉士紅色補丸而獲實效不啻恆河沙數遂購以旋里適內人又患小產如法服之一打未竟甲寅年遂賦弄璋迄今小兒年已九歲體魄過人腦亦充足大哉韋廉士紅色補丸也功同造化

▲血薄氣衰胃不消化治愈

南洋柔佛昔加地蘇丹街二十三號協裕號李俊成先生來信云去歲夏間內人曾患重症臥床不起據醫士云乃是胃不消化大便秘結所致也且彼係血薄氣衰雖開方服藥亦未曾見效是以決計試服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果見奇效日見強健且睡食安寧逾於昔日深感紅色補丸之功效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之功力乃是不分男女能使身體強健復原也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中國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力在內

編輯瑣話

▲本刊的銷數之多。出於意料之外。以致後來的定閱諸君。不能將第一卷各期一次收齊。本館對此。異常抱歉。不過我們的第一卷中。第一期到第八期。已經四版了。還是不夠分派。現在正預備五版或六版。以上這些話。是出版部囑咐我申明的。再有第三期第三版有十幾頁裝釘錯了。定閱諸君。只須寫一封信。到定書櫃。自有滿意的答覆。這事前次曾經申明。不過還有好多先生們誤會了。仍舊寄到本刊編輯社裏來。所以我也要借此再說明一下。敝社除了編輯事宜外。如出版裝訂寄發等事。都不相關。

▲敝社對於投稿諸君。也很抱歉。我們每天至少要收到幾十篇稿件。當時收到。只看一個大略。大約特優的稿子。就在這時候提出來另看。其餘的。就壓在以前的稿件下面。按着次序。逐篇看來。因此比較慢些。其餘抄寫等等。都按投稿簡章的。也要佔些優勝。我們只能如此做下去。再也不想不出別法來。不過有很多投稿諸君。就是稿件不滿一萬字。也要求退還。編者覺得實在做不到。現在我們另外想出一個法子。或者好一點。以後凡投稿諸君。請隨稿件附寄退稿信殼一個。郵資若干。（如欲掛號則另加郵資）。來稿如收用。即用寄來信殼覆信。如不能收用。則立即退還。其他不照條件履行者。恕不置答。稿件亦恕不退還。諸君若是自己嘗過辦事的苦味。就不能不原諒編者一點了。

▲第二卷第二期中。有一篇「胡四嫂」。其中有一段。排字人誤將別篇的一頁排入。本社校對及覆讀者。竟忽略了過去。編者十分抱歉。

▲世界文壇消息。還未加入。請讀者諸君。再耐性等等。

▲本刊現擬增加「小論壇」一欄。每篇以三百字至五百字為限。內容以道德學識為本。用活潑

靈動的筆墨寫出來。現已收到嚴妙楨女士二稿。一「

女子自殺的緣由。」二「賭博與遊戲。」已經付排。惟本

欄稿件。概不贈酬。

▲林琴雨的「妖髡環首記」下二三期。即可登出。另有長

篇國際偵探。已經付排。惟插圖未竣事。四五期後。或能

登出。

▲成都莊玉安君來的一封信。我們歡迎極了。成都的信。

因交通不便。確實不容易多得。莊君提出了三個條件。

(一)多載普通人能了解的文藝。(二)多載歷史上有

價值的攝影。(三)閱讀者俱樂部。同時有嘉興的張秉

嚴君。濟寧的姜敬與君。也有同樣的提議。並各種忠告

我們都感激極了。也想努力實行。

特別啓事

(一)本刊第一卷第十一期畫謎求題。荷蒙

多數讀者諸君贈題。不過本欄篇幅太小。

只能擇最優者三名發表。略贈薄酬。

(二)本刊第一卷第一期附刊「麻雀仙」的

小讀者。來函亦極踴躍。現定於下二三期

的附刊常話中發表。



婚後

烟橋

章思椿是個遺腹子。他出世的時候。距離他父親去世的時候。不滿一百天。他的母親自然心喜。把悲切減去不少。因為他並沒有一個哥哥。或是一個姊姊。他父親的病。大半也爲着後嗣問題而起的。並且五服之內。也沒有相當繼承的子弟。所以他的出世。簡直把一絲僅屬的血系維持了。可不是一個很有關係的人麼。因這一點。他的母親格外鄭重。自己雖是可以撫育。還恐怕乳水不足。用了兩個乳傭。特地請西醫把乳傭的乳水試驗過。經他證明。說是滋養力很大。體氣也對。因此工價也比人家加上一倍。風大的時候怕他受寒。天熱的時候怕他受暑。見了狗。急

急的抱着避開。怕他受驚。吃得少時憂他餓壞。吃得多時憂他積食。正是十二分寵愛。思椿似乎也有夙慧。對着母親。總是嘻開了嘴笑着。慰藉他母親的沉悶。到了會說話的年紀。更是討人歡喜。大家都說思椿是個好孩子。後來長大了。格外孝順。母親說什麼。他總是聽從。一些不違拗的。他的母親也是很精明的。在夜裏總要督促思椿。把日間的功課溫習幾遍。伊雖是不識字。只要思椿有琅琅的書聲。伊那刀尺女紅的力量。也充足許多。因爲伊有說不盡的好希望。在思椿的將來呢。可喜思椿學問品行都好。很足以安母親的心。在十九歲上。已經中學畢業。母親把

五年前看中了媳婦。娶了來。看那一對璧人。對伊深深默默懇懇切切的行了三鞠躬禮。伊頓然想起十九年前的一幕。不禁從快樂中間迸出兩滴熱淚來。伊趕緊忍住。見那四圍都含着羨慕的笑聲。伊自然認定喜劇剛在開演了。可以靜靜的享受後福了。

新婦是城內一家大鄉紳的千金。姓鄒。伊的芳名喚做靜嫻。也受過四年國民學校的義務教育。因為鄉紳很不滿意現在的學校生活。他以為十二三歲的女孩子。就不應該在街坊上亂走。失了莊重。所以近在咫尺的女子高等小學校。却不許伊升學過去。家裏請了一位六十多歲的學究。教伊讀女孝經和內則。後來做些試帖式的近體詩。因為有這樣才華。人家都說伊是不櫛進士。思椿的母親。以為我家也不要勤儉作家的媳婦。只要娶一個才貌雙全的人。足以愉快兒子。使他伏伏帖帖做個粧台奴隸。財產保守。就足够了。所以費盡心思。費盡口舌。把這件親事

說合成功。那鄉紳因着思椿是單傳。又是遺腹。想來一定舒服的。只可惜沒有和思椿討論一下。思椿的脾氣很好。無論什麼事。他只是說好。就是不滿意。也不肯直捷痛快的說出來。那將要定親的當兒。他的母親也對他說一句話。但是思椿覺得他母親已經十分之九決定了。我也不必多說。況且母親總不肯娶一個可厭的媳婦。造成不快樂的家庭呢。因此他也只是不響。娶了過來。他也沒有什麼不快。因為有很富麗的妝奩。把眼睛也看花了。就是新娘娘丰度翩翩。雖不能說是畫裏真真。却也算得可喜娘兒了。那麼新婚燕爾。是不消說的了。

但是思椿有很大的志願。預備從專門到大學。一步步走進學海的深處。他的母親也願意他這樣的向上。所以他已約定了朋友。投考北京大學的哲學科了。不料這個提案。却給靜嫻駁還了好幾回。最後伊只是嗚嗚咽咽的哭。說是你只管一年一年的讀書。沒有有限止。把我撇在家裏。冷清清地。不是苦透了麼。思椿說。奇了。讀書是為謀將來。

的幸福。難道爲了兒女之愛。便可以把一切都拋棄不成。就是分別了一年半載。中間有信札可通。假期中也要還來的。若是說冷清。也不妨到母家住幾天。靜嫻雖是自知沒有什麼理由可說。只是把嬌癡情態來泥住思椿的心。思椿也給伊纏够了。憤憤地告訴母親。他的母親也笑起來了。說你們小夫妻這樣親熱。一步也不許離開。我也沒有法兒想。還是你們自己解決罷。後來給老泰山知道了。說照這樣家况。原是可以寫意些。也不必再求什麼學了。況且現在的世界。沒有真是非。儘你有一肚皮能耐。一疊文憑。怎及人家一封八行書。一張卡片的有效力呢。這兩番話。更助長了靜嫻的氣焰。結果究竟給伊達到目的。把思椿向上的心捺下了。

但是少年夫婦厮守着。一天到晚。沒有鬆動。差不多入之脂粉牢獄了。過了一兩個月。也覺得厭煩了。便在外面打牌。吃吃花酒。和一般公子哥兒同化了。起初思椿很不喜歡這些遊戲。在讀書的時候。簡直見了要遠避呢。所以

到了結婚那天。賀客們打牌。他只是旁觀。並不是讓客。確乎他有些莫明其妙。不敢嘗試。所以大家都說他是書獃子了。這一件事。也給靜嫻訕笑了幾回。他受了些刺激。便發憤學習起來。究竟這是很容易的。所以不消幾時。已經很能入局了。無論什麼事兒。只要不舍晝夜的練習。自然能够精通的。他循例在滿月以後。到鄉下去盤桓。在這寂寞的家庭裏。除掉打牌。還有別的消遣麼。一家人一天到晚。只是作竹林之遊。早把思椿練成一手好麻將。真是神乎其技。大家刮目相看了。他有這樣好本領。豈肯埋沒不顯出來。所以他每天十一點鐘光景起身。用些點心。就要上局。到兩點鐘吃一頓飯。休息一下。再上局。那麼一直到夜裏八九點鐘。吃夜飯方纔停手。有時節大家興致好。竟接連下去。等到電火也倦得放不出光來。才肯停止。因此他自然而然的晏起了。起初靜嫻很是得意。以爲丈夫給我教成了合時的人了。默氣也除掉了。不料後來又是覺他浸在牌裏。連閨房中也沒有心緒坐下十幾分鐘。到了

夜裏守他還來。守到不來。只得先自安睡。但是思椿的性
格也不對了。要是今天有幾副失敗的牌。沒有和成。或是
輸掉了幾十塊錢。感情上就暴躁了許多。嘴裏不時的咕
嚙。吃的東西。不是嫌冷。便是嫌熱。他的母親。無論到怎樣
深夜。總是打瞌睡守着。見了思椿來了。問他寒暖。飽飽。和
孩子時代一樣的關切。只是思椿不知怎樣。全把孩子時
候百依百順的性兒。竟變了不依不順了。在西風呼呼地
吹得寒噤的當兒。他的母親捧着失溫的薰爐。看那時辰
鐘一秒一分的移過。盼望他兒子回來。思椿那裏能體想
得到。至多他說一聲。這樣夜深。怎的還沒有睡呢。他不問
問自己。這樣夜深。怎的還不讓母親去睡呢。

但是賭和嫖。有密切的關係。到了後來。索性連結一起。金
錢便真像青蚨一般。成羣結隊的不翼而飛了。那時節他
的母親。却忍不住了。不肯姑息了。便對思椿嚴重的訓誡。
靜嫻也深悔不該放任他到這個地步。也時時勸他。不想
到這個時候。已經遲了。並且他已有了意中人。雖沒有藏

之金屋的存心。只是他對於靜嫻漸漸由平淡而至於厭
惡了。思椿的朋友。有的已經在社會服務了。想起思椿舊
時的學問道德。很希望他出來同事。互相有了幫助。便你
也寫信給他。我也拍電給他。但是思椿只是緩辭謝絕。人
家都以爲他家庭之樂。樂不思蜀了。有一回有一個朋友
是思椿的同級。又是同宿舍的。在學校裏非常親熱。真是
無所不談。無刻或離。同學們都說他們倆是一對。自從畢
業以後。思椿起初就想和那位朋友一同升學。結婚過後。
中止了這個志向。却還是不時和那位朋友通信。信上總
是推諉到家庭的阻力。不道是閨房的阻力。後來漸漸疏
闊了。就是通信也只是泛泛的敘幾句契闊之情。從前時
常有學問上的討論。如今一字不提了。那位朋友也覺得
他變了趨向了。那年那位朋友考取烟公司的出洋留學。
在臨行的前一星期。特地來和老友話別。却巧在火車站
下車。的當兒。打個照面。只見思椿正和一個裝束很怪異
的女子。在那裏依依惜別。那女子上了車。思椿纔見了他

的朋友便一起走到酒館裏細談。那位朋友問起方纔上車的女子是誰。思椿說。水月樓。是此間花選舉的總統。今天到無錫去燒香。那位朋友說。原來老兄近來頗好聲色之娛呢。思椿也是很平淡的說。信陵君醉酒婦人。良非得已罷。那位朋友說。依老兄這樣環境。怎麼還有不得已的感觸呢。思椿說。不是身歷其境。便不知道中間實際。那位朋友說。既是這樣。何不出山。一來把心地放開些。二來也。不至把學問埋沒了。思椿說做事體更是不妥。因為我這幾年散淡成了習慣。很耐不起拘束了。那位朋友哈哈大笑着說。是老兄居家也不好。出門也不好。所以只得在

章台走馬。在迷樓寄身了。後來朋友又是苦口善心的勸勉一回。思椿似是而非的應答了一陣。那位朋友住了兩天去了。過了四年歸國了。再去訪他。不想思椿烟也成了癮。家裏納了兩個妾。他的母親活活的氣成了痼疾。在前年去世了。他的妻子靜嫻。時常和他反目。爲了已經生下兩個兒子。論情理不便提出離婚。但是他們精神上老早離開了。幸虧家產很富厚。儘他這樣揮霍。還是很優裕。只是他已經受過的教育。都揮霍盡了。那位朋友只得暗自太息。他很想說一句背後話。但願他早一日死罷。



粉 酵 發 雅 洛



食 品 第 一

物 質 純 粹

理 經 總

行 洋 利 公 商 美



歸來

楊小仲

許吉言今天回到家鄉了。離家的年月，他自己亦不能記清，以前黑色的頭髮，現在花白了，嘴邊多了參差不齊的黃鬚，推算起來，已經七八年了。七八年心血的操勞，衰疲的筋骨，換來許多從前難得而非羨慕的錢財，怎能使他心滿意足呵。他每看見他的那隻小白皮箱，就想到裏面有用多少層紙包的五六百塊白而發亮的洋錢，安安穩穩地躺在裏面。心頭就震蕩起來，頓時那老境的面容上，浮顯出笑容，那張剩了幾個牙齒的嘴，亦就不期然的開了。

他在寬整的道路上，向着鎮上——他的家——走去。挑夫挑了一担行李，跟在後面，他自己提了小白皮箱，大着步很得意的走着。這是暮春的天氣，美麗自然界的景

物，是他看慣的，他也不去留心，沿路腦經裏的思想，不停的翻騰，在他時刻露出笑容的臉和自言自語的神氣上表現出來。他想怎樣輕輕地把門敲開了，他妻一定是坐在織布架上，兩手不停的把梭丟來丟去織成一絲一絲的布。阿秀這個孩子，一定是站在旁邊，理齊筐子裏的線。他不做聲的把阿秀抱起吻一下，然後再去拉伊的手。他們一定是很驚異的，那時才聲辯我是許吉言，這是一定要聲辯的，臉上多了鬚了。——他們忽然見是我，小孩子一齊要跑來圍住了，口裏喊着爸爸。而伊亦不免要把頭倒在手臂上，也許眼睛裏還要淌出眼淚。我和他們擇要談了幾句，再拿出箱子裏的洋錢，他們亦不知要怎樣的欣悅。伊必然要嘆口氣說：「唉，我們家裏今天亦有

了這麼許多的這個東西呵。」隣人家聽見我這般得意的回來，一定要羨慕讚譽。吳牧師這幾年的照顧，應當怎樣的感謝。——這許多錢做些什麼事業呢？屋後的田，可以買了過來，用特別樣子造幾間屋子，引得鄉人注目。阿霖說不定還是以前獸頭獸腦，亦要送他到學堂裏去。阿小總不致於還睡在搖籃裏，但不知現在多少大了。——這時候，整潔房屋的裏面，住着充滿幸福不愁貧窮不怕飢寒的家庭。那時亦想起我半生的離家作客，伊的一生操勞，都不算冤枉了。——他想到得意的地方，不禁失聲笑了。抬起頭一看，仍是一碧無邊的田野，間雜了零星的樹林，修長的道路，直挺在面前。他喊着說：「路，怎麼這樣的遠啊！」

他們又很快的走了一程。太陽漸漸向西邊行去，天空的浮雲，被微風引着緩緩的歸去，烏雀亦都還巢了，在樹林裏喧噪。田畝的盡頭，現出一帶房屋，傳出繁雜的人聲。他認辨一下，舊識的家鄉，還沒有什麼改變。心裏不禁跳

躍起來，放快了脚步走去，挑夫喘着氣跟着。不下一刻鐘，他很平安的回到別了七八年的家鄉了。

鎮裏的人，他大半有些認識的，不過多了許多要經認辨而方才相識的。在他這時劇繁的心裏，亦無暇和他們攀談了。但人家都有些訝異，這面生的人，怎麼到這個地方，又不知那一家來了一個他鄉之客了。他很不費力的找到靠着大街的一條小街，在裏面第三個門前停下，把行李收了下來，挑夫拿了錢回去。他立在門前，呆呆地朝門看了半晌，牆上的白粉，都變成灰色，門上的漆亦一絲一絲的落去。他微微嘆了口氣說：「七八年了！」這時他心裏想着，不知伊現在變成什麼樣子，萬不會像那年送他出門時候的伊了。

他用手指在門上輕輕地敲了幾下，隔了半晌，沒有人答應。他又加重拍了兩下，裏面忽然傳出幼稚的聲音說：「什麼人打門這樣響。」說時門亦就開了，他連忙的向裏面看望，一個八九歲的男孩子，睜着眼睛，向他看着，穿

着破碎不整齊的衣裳，癯瘦的面上包着黃暗色的皮膚，蓬亂的頭髮垂在臉上。他認辨不出這孩子是誰，呆呆地看着。

「你找那一個，把這許多東西堆在我們門前。」這小孩子很胆怯的說：

他竭力的思索，在他想像裏，識不出這孩子是那一個。緩緩地說道：「這裏是不是姓許？」

「是的。」這小孩子一隻手扶着門說：「你問作什麼？」他沉思了幾秒鐘，想阿霖一定要大些，這個想必是阿小了。他隨口低聲問：「你叫阿小麼？」說時微微地笑着，小孩子聽見叫到自己的名字，吃了一驚，睜了眼看着，口裏囁囁着說：「我是叫阿小，你究竟找那個？」

「我就是找你來的。」他笑着向小孩說：

阿小斗然想起媽媽時常告訴的話，這個一定是拐子了。用力的想把門關上，但被他的手撐着，阿小連忙丟了門，往裏面跑，口裏連聲喊着說：「哥哥……快來看這

個拐子。」

他在帶笑的臉上嘆了一口氣，一面要把行李搬了進去。裏邊阿小同了他的哥哥阿霖手裏拿了根棒，走了出來。阿霖惡很很地看着他說：「拐子，快些出去，不然，我打斷你的腿。」

他向阿霖認了一認，還有些認識。比阿小高了一個頭，心裏轉念，他已經這般大了。說道：「阿霖就是你麼？」

阿霖很覺得奇怪，口裏說：「我不叫阿霖，你不要想來拐我。」

「我不是拐子，我是你們的親戚。讓我到裏面去坐下，我再告訴你們。」他彎着身很和緩向他們說：

當時兩個小孩子商議了一下，阿霖說：「等我們叫了姊姊來。」說着阿小從他的身旁擠了出去，到隔壁一家去了。他就問着阿霖說：「你姊姊就叫阿秀麼？」阿霖心裏着實有些奇怪，問着他說：「你怎麼曉得我們的名字。」

「等你姊姊來了告訴你們。」他笑着說：「你姊姊到

那裏去的。」

「在隔壁吳牧師家裏。」

「是不是拖了長鬍鬚的吳老牧師。」

「是的。」

「你的媽媽呢？」說着阿小同了一個十四五歲的一個女孩子走到門前。阿霖連忙指着他說：「這個人說是我們的親戚呢。」阿秀走上了兩步，抬起頭向他看着，一句話還沒有說。他亦仔細地向阿秀看，心裏覺着一酸，眼睛裏有些潤溼，說：「阿秀你還認得我麼？」

阿秀還是向他呆看，口裏呻吟着，低微的說：「我……有些疑心是……」正說着，大家都靜默的沒有聲息，忽然一個蒼老的聲音，在後面說道：「什麼人，等我來看看。」他們一齊望後面看，則見吳老牧師走了過來。花白的鬚，直拂到胸前。頭上亦沒有戴帽子，幾根花白的頭髮，散在頭上。睜着戴了闊邊眼鏡的眼睛，向他細看。「呀……」吳牧師忽然大聲喊着說：「吉言你回來了呀！」三個小

孩子楞起眼睛看着。阿秀心裏有些明白，上前拉着吳牧師的袖子說：「是不是爸爸？」

「是的。」吳牧師爽快的說：「你們的爸爸回來了。」

「哦！吳老叔，我們多年不見了。」

「唔，不錯，我很歡喜。」

「二弟，三弟，這不是拐子，爸爸回來了。」阿秀說着，眼內包了淚珠，走上去拉着他的手。年紀小的，有些怕生，還是離遠立着呆看。

「我們進去談罷。」吳牧師說：於是大家動手，把幾件行李，拿了進門。他用了全神向裏面看，房子一切還是以前的樣子，不過舊了些。壁上佈滿了蜘蛛網，拖掛些灰塵。各種物件，都是他認識的。佈置亦沒有多少更動，一張桌子旁邊，還是兩張椅子，一張破躺椅，是他從前常坐的，還靠在牆邊。左手房裏一部織布機，還在那裏，多時沒有用了，機件堆在一起，上面浮滿了灰塵。他很留心他妻的聲音，但還沒有聽見。他很疑惑的在桌子邊一張椅上坐下，

吳牧師亦坐在輪椅上，阿霖和阿小立在旁邊，阿秀靠着他站着，他心裏感到沉悶，拉着阿秀的手說：「媽在那裏？」

「媽媽嗎？……」阿秀說：

「死了。」阿小搶着說：

「喏，」阿霖指着牆角一張桌子，跟着阿秀一口氣說：

「那不是麼？」

「哎！……上帝！……」吳牧師低着頭，看着他說：

他腦裏覺得一震，連忙站了起來。走到棹邊，看見棹上

供了一張伊的照片，——是他熟悉常見的，在生阿小的

前一年拍的。——他眼前昏花，心裏奮興的跳躍，臉上泛

上了白色，張着戰抖的嘴唇，顫着聲音說道：「怎麼……

……伊死了呀！」他熱烈的感情，忽的上澆上一桶冰冷

的水，他幾於不能支持他的身體。就在棹邊一張椅上坐

下，低垂了頭，眼淚滴了下來。阿秀亦嚶嚶的哭了，吳牧師

低了頭，連聲嘆氣。阿霖阿小漸漸走得靠近他了。

屋內除了嚶嚶的哭聲，和距離幾分鐘的繼續嘆氣聲，

餘外一些聲息沒有。太陽沉下去了。屋裏漸漸張上了黑幕。

「唉！」吳牧師在這一聲嘆氣裏說：「事情太不巧了，

亦太巧了呵！」

他把頭緩緩的抬了起來，看了吳牧師一眼，重復又低

了下去。

「伊實在耐不住了，——唉！七八年耐了過去，三個月

却不能耐了，伊的命真苦！」吳牧師繼續着說：

「這個爸爸，就是壁上掛的那個爸爸麼？」阿小低聲

向阿霖說：

阿霖點了點頭，靜靜地辨認他爸爸的臉。

「哎！」阿秀忽然帶着哭聲說：「爸爸，你怎麼現在才

回來啊！」

阿霖走到吳牧師身邊，靠在膝旁說：「吳伯伯，我們有

了爸爸了呀！」

「孩子！你應該感謝上帝。」吳牧師撫着阿霖的頭說：

「哎喲！但是沒有了媽媽呵！」阿秀放大了哭聲接着說：

阿小漸漸走到靠近他爸爸身旁，仔細看他嘴邊的鬚鬚，玩弄他的衣裳角。

以前的歷史，在這一時搗亂的心裏翻騰，他止不住心內的傷悲，終於無可話語。一點點的眼淚，滴到地下，被泥土吸收了進去。

阿小說：「爸爸爲什麼這樣哭，媽媽亦常常這樣的哭啊。」

阿秀哭得更利害了，喉嚨裏不住的哽噎起來。

「這都是爸爸的東西罷。」阿霖指着行李問吳牧師說：

「是的，」吳牧師點頭說。忽又抬起頭說：「吉言，你近來得意啊。」

「比以前自然是好了些呵。」他僅僅回答這一句：「唉！吳牧師嘆口氣說：「這是伊意料到的呀。」

「姊姊不要哭了。」阿小望着姊姊說：

「真的，不要哭了，過去的事不是哭所能挽回的。」吳牧師立起身來，到阿秀身旁，拍着伊的肩說：「好孩子，住了哭罷，你爸爸正在傷心呢。」

「天黑了，姊姊點燈罷。」阿霖說：

阿秀漸漸舒平了氣，停止了哭聲。把當中棹上的火油燈點亮了。金黃色的光，照滿了屋內，各人臉上都浮着異樣的色彩。

他抬起了頭，看着屋內的人，心裏默默地想念，伊竟不能再見一面了。七八年的勤奮，七八年的希望，結果是這樣，想着重重地嘆了口氣說：「上帝攫去了我所有的命運啊！」

「吉言，」吳牧師叫着他說：「你亦不能怪天，你自己不能不擔待點罪過罷。八年多的離別，音信不通，你想怎樣的去安慰伊的心。小孩子漸漸都長大了，你留下什麼養活他們。都是伊的心血精神，嘗盡艱難困苦，愁悶煩惱，」

許多年悠久的月日。一個無能力的婦人支持下去。伊亦可以說是盡了伊所有的責任了。伊的死，就是伊脫離了苦海到歡樂境界裏去。人們大家都是這樣說的，因為這就是上帝的意思。」

他聽了這堆心的話，覺着實在沒有話可以回答。重又低下頭去，作他的沉思。阿小立在身邊，他緊緊的握着他的手。

「爸爸，媽媽真苦呵！」阿秀忽然說：「沒有一天不念着爸爸回來，把所有禱告的詞句，都換着（願上帝的聖力，引導許吉言回到他的故鄉。）一句。到臨死的時候，還把這句禱詞，重復的念了數十遍呢。」

屋內寂靜了幾分鐘，他緩緩地說：「我真姑負伊了！——在初原爲的窮苦，逼迫到外邊謀生，不料出去去了要許多年，而今回來，伊竟死了。——唉！伊怨我！上帝怨我！」

天容完全黑了，月光射在牆上。吳牧師因爲晚飯時候，走了回去。他依然坐在那裏，阿小倚在懷裏，阿霖靠在他

的肩旁，阿秀立在棹邊。他們不絕的繼續談說。壁上映着他們虛大的影子。

明日的早晨，鎮市盡頭。一遍荒野的地方，上面列滿了錯亂不整齊的同式樣的坟墓。他立了一個新築的坟前，低垂了頭，口裏低聲禱祝，眼淚不絕滴了下來。阿秀阿霖阿小都伏在地下，阿秀放着聲號哭，口裏喊着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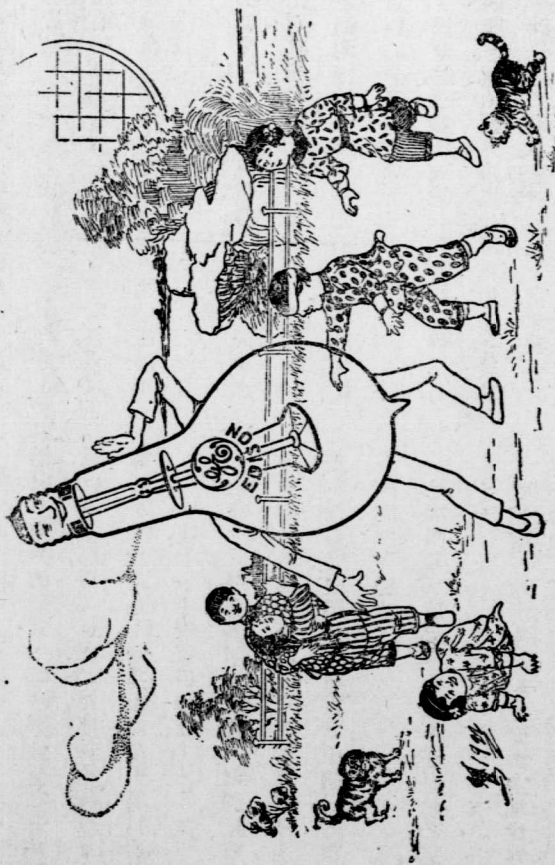
「媽媽……爸爸回來了……」

清晨的太陽，在輕微的煙霧裏，光線變成淡黃顏色，無力的射在各處。地下浮着草香的氣味。樹上的青葉，承着露水，在陽光裏煽動。鳥雀在空中飛鳴。街市的喧聲，微風一陣陣傳了過來。

他顫抖着嘴唇說：「……天是給我這樣的境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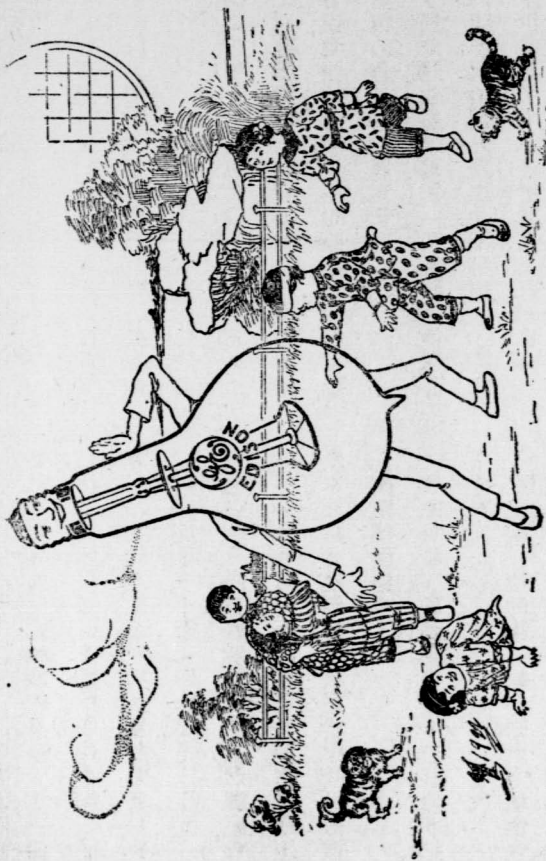
陽光射在他的臉上，越是顯出老境憔悴的面容。並且深深地映了感到孤獨的寂寞可憐的神色。悠悠的來日，他要這樣的過去，於是他心中結下重大的憂愁。

「唉！他能怨那一個呵！」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世界名畫家小傳
利奧拿圖

利奧拿圖意大利人。一千四百五十二年。生於汶興城堡。在伐爾打爐地方。他的父親是個貴族出身。所以他幼年享盡了貴族的幸福。生性最喜研究音樂。以及他種的學



基 督 小 影 利 奧 拿 圖 作

術。却很
有興趣。
每一試
驗。便恰
到好處。
他的父
親有了

這般敏慧的兒子。非常驕傲。那時他繪畫的才能。即由伐洛開烏學習的。伐洛開烏教導他各種畫法。他專心致志的學習。不久就深入堂奧了。

他遊覽佛勞倫司的當兒。專注意美麗和奇異的事物。如婦女可愛的頭髮。或笑容。都可以助人特別矯態的。他却非常注意。悉心地研究。如此一天一天到末後竟能在畫布上把他們描寫出來了。他從前也曾研究過可怕的怪狀。怎麼去研究呢。據說是去看那些臨刑的囚犯。考察他們的臉究竟變了怎麼悲慘的模樣。當做標本。有些時候。又欲描摹笑容。把那些農人。或是工人。召集一起。講些笑話。使他們聽了。笑得嘴也合不攏來。趁了這個當兒。去研究笑的姿勢。用這法子。自然酷肖了。後來利奧拿圖他得了個罕有的機會。就是他的師傅要畫一張教徒受浸禮圖。畫角上的天使。囑付學徒去畫。利奧拿圖就大大的顯他的本領。把天使畫得十分燦爛。老實說那時師傅看見這等顯耀的天使。其餘的畫就相形見拙了。後來他悶鬱

得很。跑了開去。決意再也不畫。嗣後專是研究雕刻的技術。

當他幼年的時候。有個農人。從他父親田中帶來一塊無花菓的木頭。求他畫一幅畫。他即把常住葡萄園裏的爬蟲類。蒐集起來。以作模樣。畫得異常可怕。他的父親看見這般可怕的畫。也嚇跑了。幼時有這種試驗。所以後來有畫麻德沙畫的幻想。麻德沙畫中。畫的是一條獸頭蛇身的蛇。口噴毒氣。兇猛異常。那些蛇見了彼此拚命的跑。那些蝙蝠哩。壁虎哩。蝦蟆哩。個個都嚇癡了。一點也動彈不得。他對於種種的學術。年年這樣研究下去。兼之天性敏

俐。不但深熟圖畫、雕刻、音樂、詩詞等類。而且醉心算學、科學、製造機器。極力研究。未嘗挫意。發明什麼起重機、發動機、疏通海港、開鑿運河、種種計劃。都是出於二百年後的思想。關於畫的技術。也發明種種方法。如顏色的質素。配置的法則。遠景的法則。以及光線的法則。這些問題很有心得。所以他的畫好像都是臨空似的。後來他畫那末日聖餐。和謨拉利賽肖像等畫。都為世所罕有的珍品。很是可貴。到了六十七歲他就死了。死在克羅克司城。遺下來許多有才能的學徒。其中最有才能的。要算龍意義了。從他的畫中看起來。果不愧為大畫家的學子。

愛做老鼠

卓呆

某兒有一天呆想着、他忽然對母親道 母親 我要做老鼠啊

母親聽了兒子那種奇怪的希望 自然好笑 便問他什麼緣

故 兒子道 做了老鼠 無論食物藏在何處 我就可以一嗅

立刻知道了

歌聲。琴。韻。和。叶。鏗。鏘。
長。城。烟。味。馥。郁。芬。芳。



高。等。國。貨
大。長。城。香。烟

每罐內附有獎券一紙。積存
多張。可換各種貴重物品。
之贈品。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友邦人壽保險公司之一九二二年經濟報告

第一次不動產押款(不過估定價值百分之六十分)

五萬元

股份票公債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號前之市價)

九萬五千一百三十八元九角

現金及存儲美國銀行信託公司之款(定期存款十萬○九千三百五十元亦在其內)

十三萬三千二百三十七元一角

一九二二年年杪前存款之利息

四千一百另六元八角

一九二二年年杪前有效保單之淨數保費(其全數準備金由本公司移作債項)

三萬○一百五十二元二角二分

經理人應付公司款項

八百○五元一角二分

生財器具(按每年減值百分之二十分計)

一萬七千一百五十六元四角八分

其他資產

▲資產總額計銀三十三萬一千六百二十元九角八分正



上表係本公司致美國達賴華省政府保險委員之常年報告書之大略蓋該委員須按美國壽險專律調查本公司營業情形及一切帳目也第十五號詳章函索即寄

負債項

一九二二年年杪前有效保單之準備金

(按美國壽險經驗之死亡率率百分之四分計算)

九萬五千五百一十六元四角六分

一九二二年年杪前投保人預付之保險費

一千一百四十六元六角六分

一九二二年應付之帳目

一千九百一十七元八角二分

雜務債項

一千七百三十五元五角

資本及分給股東之餘利(上述之準備金不計在內)

二十三萬一千三百另四元五角四分

▲負債總數計銀三十三萬一千六百二十元九角八分正

美商友邦人壽保險公司啓

總公司 上海廣東路三號

分公司 北京 漢口 廣州 濟南

各大都會城鎮均設有經理處



星期消遣錄

(著原三泊莫)

趙開



第七章 懺情

巴因國慶紀念之勞頓。本星期日須畧事休息。擬覓一清曠之地。對天然景色。挹蕭疎駘蕩之氣。滌塵瀟俗。彼乃擇聖翁孟之高台。可以登臨眺遠。飯後。踽踽獨步。順道一游博物院。見所搜集。多係荒古未有紀載各物。睹所未睹。既而登高一眺。巴黎全城在望。凡平原村落。樹林池沼城郭之屬。歷歷可數。並見長蛇行空。銀濤上下。迂迴曲折。橫貫法蘭西之核心者。失因江是也。更極目蒼茫。透煙雲之間。見遠山山麓。村屋若白點。縱橫滿布。依稀可辨。彼輒思是間居民生勞食息。無異於己。此際回顧塵寰。轉覺渺乎其小。於是思益天空闊。無慮千萬宇宙。其中不乏較其所處者更大。而棲息之居民。其為境或更佳也。窮思渺慮。目視蒼暝。不覺頭目昏眩。乃沿此高臺而跬步。略舒勞思。至臺之盡處。休坐一長兀上。彼處已有少年。植手杖於地。而支其頤。若有深思者。巴素性見有人不能默息。過三分鐘。乃先咳嗽數聲。謬然顧此少年曰。子識彼處之鎮市何名乎。其人舉頭淒然。答曰。是名薩兔鎮。言已默然。巴環顧高臺。數百年古樹蔭翳。時有疎林清風。田野春氣。習習由背面吹來。飄拂衣袂。豁人心胸。不覺喟然讚歎曰。如此美景。直令人戀戀不捨。少年忽向巴作懊喪之狀曰。先生何言戀愛。余幾為戀愛沉淪死矣。巴茫然不解。所謂曰。子言太奇特。何所見而云然耶。曰。余以戀愛亡吾貲財。今日不堪回首矣。巴莞爾曰。世路險巇。君偶不慎。固易失足。其人悲歎曰。余固未嘗失算。乃變起不測。累余致此耳。巴知其中大有隱情在。

因曰。吾輩固不能如苦修教士。遁世矯俗。其人仰天長歎。曰。誠如先生言。使教士能一如常人。余又何致有今日。余固力闢宗教之抱。獨身主義者。蓋余自持之有故。巴心癢欲聞。堅請曰。先生設無忌諱。盍言之。曰。余諾爾曼人。余父設磨廠於洛翁河畔。卒時。余與弟俱幼。余叔諾耳曼教之牧師也。能撫遺孤。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乃遣余等赴巴黎謀糊口。余年二十有二。余弟少余一歲。余兄弟至巴黎。賃一屋。儉約自持。安居樂業。乃不如意事。猝然而至。余今爲君述之一夕。余返寓時。於邊街遇一女郎。余甚矚目。女亦風致楚楚動人。穠纖適中。憨態如稚子。余初不敢與交語。惟戀戀而已。明日。又遇諸途。余雖膽怯。竟致殷勤。女亦含笑相顧。是日余等遂交語。女字維多麗亞。業縫工於某成衣肆。余知余一縷情絲爲伊所牽。乃謂之曰。女郎。余此身頃刻不能離鄉矣。女低鬟凝睇不語。余遂握其纖手。彼不覺亦以手相握也。余愛之甚。然無術攜歸。懼吾弟也。後

弟先啓齒。余遂一一告之。弟亦有所奪。因避嫌疑。遂析居。惟相戒勿令叔知。而叔之信。則向寄吾寓也。如是閱八日。女備入宅筵。詣余。弟亦偕其膩友來飲。是夕。女諸事就緒。遂初與余作鸚鵡宿於余寓矣。睡至一小時。忽聞掣鈴聲甚猛。余從睡夢驚醒。視鐘針適指夜半三時。攬衣急起。趨赴門次。自言何不幸之甚。來者乃爲吾叔。彼服旅行大衣。一手攜皮囊。曰。孺子。余此來得無唐突。因院長給假。余來巴黎可作數日留。乃抱余接吻而入。自闔其門。余此際心中志。惶駭欲絕。彼逕造吾室。余急把其衣曰。吾叔彼處非是。請來此處。乃邀入餐室。先生試思。此際吾處境維谷。竟不知何以爲計。叔謂余曰。汝弟猶睡耶。趣呼之起。余囁嚅應曰。彼因市塵生意大忙。夜來未歸。叔乃曰。既有事宿外亦佳。余忽轉一念曰。叔僕僕征途。得勿飢否。曰。誠然。略進饌也可。余乃趨視食櫥。頗有餘肴。余知吾叔素爲老饕。凡爲諸耳曼之牧師。咸善食。往往啖終日不饜。余取牛肉一塊。細細分切。雖明知叔不嗜食此。故爲之以延換時刻。

當叔飽啖之頃。余又奉上日間留下之雞及肉餡饅頭。山芋拌和生菜一大碟。蘇酪三盃。佐以佳醪。叔見此驚喜過望。曰。孺子何來爾許食品。令老夫大嚼矣。然亦不深推拒。飲啖一空。時已向明五時矣。余覺此身如坐將熾之炭上。乃復製咖啡。調飲料。又幾費去一小時。余叔旋起身曰。窺爾寢室去。且言且行。余惶然不知所措。隨之入。此時恨地無縫可入耳。既入室。余方寸已亂。心惴惴只待火藥爆發。所不可知者。正未知如何而發覺耳。幸此女已將帳門緊闔。余思或叔不至揭帳啓視。正疑慮間。叔已擎燭臺在手。邁步牀前。揭起帳簾。是日天氣頗暖。余等置被未御。僅以被單蔽體。女雖蒙頭而臥。然身段隱然在被單下。無可掩飾。維時余肢體遍起戰慄。喉間若有物梗住。不能出聲。叔乃轉身向余。余不覺魂兒飛上半天。叔微笑耳語余曰。汝

不忍醒汝弟。乃託辭誑我。試觀余爲汝醒之。但見彼舉起巨掌向穹隆處猛擊。女在牀上驚聞驚啼。被單下一陣騷動。轉側又復轉側。無可擺脫。遂全身暴露。雙目炯炯如明燈。注視余叔。余叔瞠目給舌。倒退不迭。若癩發。余急不擇路。拔關奔出。飄流於外。不敢歸寓者凡六日。後鼓勇一歸。則室中閔其無人矣。巴聽畢。狂笑曰。有是哉。其人不語移時。復曰。余後此不得復見余叔。彼棄我如遺。言余關弟之出而作狎邪行。彼女亦從此不復見。家人均加白眼。叔卒。余弟遂代余而襲有遺產十萬。且渠亦目余爲無賴子。余遂從此不復作狎邪之想。至今猶令余耿耿難忘於懷。巴問曰。汝今在此胡爲。彼四顧若恐有屬耳者。顛聲低語巴曰。余眺彼女之蹤跡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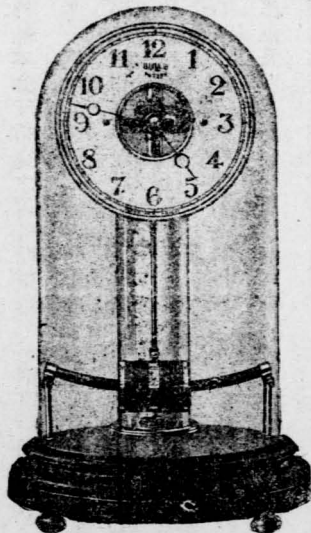
Boyes, Bassett & Co.

Jewellers, Goldsmiths, Silversmiths, Watchmakers, Etc.

35 Nanking Road, Shanghai, China

Sole agents for the

BULLE CLOCK



新
利
洋
行

中
國
經
售
處

不
二
鐘
能
走
拾
年

Needs no Winding—No Cleaning—No Repairs—Gives no
Trouble—Takes ten seconds to start

Goes accurately for

TEN YEARS.

Write for descriptive booklet.

不
二
鐘

此鐘可省開旋
之手續可免潔
理之工夫且不
需修理等一切
煩惱自每十秒
鐘一走起算直
能走至十年之
久西音名不
鐘又巧合中文
不二之意真獨
一不不之不
鐘焉

說明書
函索即寄

本行兼售金鋼鑽
石珠寶首飾種類
極多不勝枚舉
上海南京路三
十五號

新利洋行白



三十年前巴陵之大盜窟

不肖生

曹容海住在巴陵。擁了十多萬的財產。在巴陵縣中。雖稱不了首富。然已是赫赫有名的富家翁了。巴陵沒人知道他經營甚麼。能成這大的家業。他的年紀。已將近六十歲了。從來不與地方人通慶弔。地方人有舉辦慈善事業的。因他家富有。去求他捐助些銀兩。他總是一毛不拔。也沒有甚麼情面可講。但是一般慈善家。不曾想到。不曾辦到的善舉。他却又肯拿出錢來。獨力的施設。他一生爲人。沒有旁的嗜好。專喜延納會武藝的人。在家裏住着。供奉得十二分周到。他五個兒子。最大的三十多歲。最小的也有十五六歲。他延納會武藝的在家。並不是爲教自己兒子的工夫。也不是爲要人幫他看管財產。五個兒子。固然是

一個也不懂得武藝。就是曹容海自己。談到武藝。也像是個外行。曹家的房屋極大。四方會武藝的人。來來去去的。川常總有四五十人。在他家住着。三十年前湖南所有負些名望的技擊家。不會到曹家做過客的很少。因此曹容海好武的聲名。在當時簡直無人不知道。有許多外省的技擊家。名聲不甚大的。曹容海未曾延納。因慕曹容海的名。自動的來拜訪的。曹容海更是歡迎。每一個技擊家到來。必整備極豐美的酒席。邀請無數陪賓。替技擊家接風。殷勤留住三月五月。臨走時餞行。也和接風時一般舉動。程儀看路途的遠近。多則三五百兩。少也五六十兩。從沒有不奉送的。他終日陪着一般技擊家談話。無論談到甚

麼事。他都是口若懸河。滔滔不絕。祇一談到武藝。他就坐着靜聽。一聲兒不言語。卽有時對答兩句。也似乎不甚中肯。技擊家表演武藝給他看。他除了喝采。沒一句評判。有些無賴子。略略的懂得幾手拳脚。知道曹容海的性情舉動。以爲他橫豎不懂得武藝。祇要安排一派內行牛皮話。和一串高帽子。裝出風塵僕僕的樣子。來到曹家。就可以騙得多少頓酒食。和多少兩程儀。却是作怪。是這般存心。去曹家騙酒食銀兩的。不但沒一個得着了便宜。並且十有九弄得狼狽不堪的跑出來。甚麼緣故呢。因爲住在曹家的賓客。多是會武藝的。曹容海歡喜看人較量技擊。有些兒能耐的人。到曹家受了那們隆厚的供養。見東家既歡喜看人較量。自不好意思不提對兒厮打一頓。給東家看了開心。曹容海時常指定。某人和某人放對。也有在曹家住上幾個月。曹容海一次也不教他出手的。也有才到曹家不久。一日兩三次。輪流更換着對手較量的。有些能耐的人。經曹容海指定。和某人放對。不知怎的。總是不分

勝負。彼此受傷的事絕少。惟有存心騙酒食的無賴子。機警些兒。不待動手。悄悄的走了。便沒事。若是利令智昏。一經曹容海指定。就萬無安然脫身的。縱不重傷。也得大受窘辱。如此鬧過幾次。沒一些兒真實本領的。誰也不敢存心欺騙曹容海了。和陳雅田同學的楊先續。論氣勁。不如陳雅田。論工夫。則遠在陳雅田之上。並且胸襟曠達。機智絕倫。整整的三十歲。才從羅大鶴練習拳脚。祇五年苦練。便能直手直脚的。仰睡在地下。一聲大喝。就憑空彈上了屋頂。用麻繩將他周身細縛得結實。攢在地下。他能運氣把身體縮小。蛇退壳似的。將麻繩脫下來。又能伸開手脚。以背貼壁。和壁虎爬壁一般。隨意上下。羅大鶴常對人說。我平生祇兩個得意的徒弟。皆青出於藍。勁功我不如雅田。氣功不如先續。以上所說三種能耐。都是氣功做到了絕頂。才能如此。曹容海先聞得陳雅田的名。派自己的大兒子曹傑到陳家。饋送了許多禮物。專誠把陳雅田接去。住了兩個月。一不教表演武藝。二不教和人放對。祇每

日。用上好酒食款待。父子輪流。恭恭敬敬的陪着閑談。陳雅田因無故的久住不安。一提到告別的話。曹容海父子總是竭盡其力的挽留。直留住到兩個月。才肯放陳雅田回來。陳雅田因久聞曹容海。素來是如此舉動。以爲是好客出於天性。也不在意。陳雅田走沒多久。曹容海又派曹傑。饋送禮物給楊先績。迎接楊先績去巴陵。楊先績也早已聞曹容海之名。對於曹容海的舉動。心裏很有些疑惑。原有意想去曹家一趟。看曹容海畢竟是個甚麼人物。這些舉動。是何用意。祇因自己所知道的。幾個有本領的人。都是曹容海卑詞厚幣。迎接去的。自己爲顧全身起見。不好自動的去曹家拜訪。這回見曹傑來迎接。正如心願。即日與曹傑動身。從楊先績家到巴陵。有三日路程。在路上落店打尖。曹傑伺候得極是周到。楊先績看曹傑的行止舉動。很像是一個極精明強幹的樣子。不過兩耳重聽。說話也有些口吃。二人在路上閑談。每每一句話。楊先績向他說三五遍。他還所答非所問。楊先績心裏。更加疑惑。

起來。暗想曹容海。決不是個糊塗人。甚麼人不好派。怎麼單派這個又豐又吃的兒子來呢。這其中。必有個道理。楊先績明知從曹傑口裏。探不出甚麼消息來。遂不大和曹傑麻煩。一日到了巴陵。曹容海親自迎接到十里之外。楊先績見曹容海生得身材魁偉。態度安詳。領下一部花白鬚鬚。足有尺來長。遠望去和戲臺上的加官一樣。不由得心中納罕。自己平生實不曾見過容儀這般俊偉的人。二人見面都照例說了一會仰慕的話。曹容海早準備了小轎等候。請楊先績坐了。一同到曹家來。這時住在曹家做客的。共有四十多人。曹容海都一一給楊先績介紹了。其中祇三四個。是湖南有名望的技擊家。經曹容海派人接來的。此外都是外省不知姓名的人。一般的形彪大漢。精壯非常。據曹容海介紹的話。說一半是派人迎接來的。一半是自己來訪友的。楊先績細心察看曹容海對一切賓客。全不及對自己恭敬。酒席上。雖一般的由曹容海親手。每人斟一杯酒。然神氣之間。對楊先績最敬謹從事。對三

四個湖南的技擊家次之。對外省的那些大漢。覺得有些意不相屬。而那些大漢。倒一個個的雙手捧着酒杯。於無形無意中。微露實不敢當的表示。楊先績看在眼裏。明知事屬可疑。但一時猜不透有何作用。每日飲酒食肉的。住了半個月。幾個湖南的技擊家。都作辭走了。又迎接了幾個新的來。外省的大漢。也來往不定。由曹容海指定。某人和某人放對的事。楊先績住半個月。不曾見過一次。楊先績到曹家的時候。正在五月。天氣很是熱燥。這日楊先績因傷了暑。又飲酒過多了些。忽然害起肚瀉的病來。睡到半夜。一陣肚痛。忙起來向廁屋裏跑。進廁屋見已有一個人在裏面。楊先績知道曹家裏人多。也不在意。這夜的月色極佳。一會兒見那人起身。一面繫小衣。一面往外走。楊先績看得明白。那人打着赤膊。頭上却纏了一條包巾。心想這人必是個蠟利頭。怕人看見他的醜相。所以這樣熱的天氣。儘管打赤膊。不肯露出頭頂來。當時楊先績也沒注意。第二日午飯過後。楊先績因想看看洞庭湖風景。

曹容海便親自陪伴他。到湖邊散步。那時正有十多個小孩。在湖邊砂灘上。跳跟玩耍。楊先績和曹容海看了這些天機活潑的小孩。做種種靈敏的玩耍。心中都很高興。不知不覺的。同時立住觀看。不一會。祇見一個粗漢。肩挑一擔空水桶。將要下湖挑水。楊先績見那漢子頭上。纏着包巾。認識是昨夜在廁屋裏看見的。隨問曹容海道。那位挑水的。是尊紀麼。怎麼多遠的。到湖裏挑水呢。曹容海點頭道。巴陵城裏的井水。苦鹹澀口。不能喝。祇好挑湖裏的水。二人正談着話。祇見那十多個小孩。指着挑水的。大家哄笑道。這是一個怪人。這般熱的天氣。他頭上還纏着包巾。其中有個年紀略大些兒的就說道。甚麼怪人。不是癩頭。就是蠟利。我們大家上前去。把他的包巾扯下來。教他露出醜相來。給我們看看。這小孩的話一出口。那些小孩。都齊聲附和。於是一窩蜂似的。向挑水的奔來。挑水的好像不知道衆小孩的用意。頭也不回的。往湖裏走。走到水邊。衆小孩趕上了。趁挑水的彎着腰。打倒水桶盛水的時候。

兩個大些的小孩。就乘他不備。從背後伸手去扯包巾。楊先續看了好笑。以爲包巾必然被兩小孩扯下來。祇是作怪。並不見挑水的避讓。兩小孩的手。都捉了個空。動手去扯第二下時。挑水的已伸直腰子。挑滿了兩桶水在肩上。望着衆小孩笑笑。也不說甚麼。衆小孩見他不發怒而反笑。都更覺得有趣了。一個個伸起手。跟在背後。你拉我扯。挑水的照常一步一步的走。祇將頭頂。略略的向兩邊晃動。小孩的手。便個個撲了空。一路追趕着拉扯。走了半里遠近的砂灘。始終沒一個小孩的手。挨着了包巾。兩桶滿滿的水。一點一滴。都不會潑出。衆小孩祇追得氣喘呼呼。沒一個有再鬧玩笑的勇氣了。挑水的就和沒這回事一般。楊先續不覺大驚。暗想曹容海不是不懂武藝。沒有眼力的人。怎麼這樣一個有本領的人。會要他挑水呢。難道曹容海竟不知道嗎。望着挑水的走過去了。便問曹容海道。那位挑水的師傅。尊姓大名。何時到尊府來的。曹容海道。那人姓羅。是一個耍子。甚麼事也不懂得。祇會推車

挑擔。做一類笨重的事。在舍間多年了。我因知道他的性情舉動。不差他做他不願幹的事體。所以他很高興在舍間。幾年來。工貨多少。他也不爭論。他父母早去了世。沒有妻子。單身一個人。便給他多錢。他也用不着。楊先續問道。他原籍是那裏人。他自己找到府上來做工的嗎。曹容海道。他原籍是山東蓬萊人。前幾年。有一大幫逃荒的人。打巴陵經過。就有他在裏面。我那次捐了五千串錢。五百擔米。振濟那些荒民。因見他身強力壯。又像個誠實人的樣子。便留他下來。在舍間做粗笨的事。久而久之。才知道他是個一點兒沒心眼的人。楊先續心想曹容海這派言語。決不是實在情形。這人跟着逃荒的到這裏來。却有些兒像我記得前幾年。是由湖北來了一大幫逃荒的。其中雜着綠林中人物。到處明搶暗劫。後來因劫了湘鄉一家巨富。湖南撫臺赫然大怒。才派兵押送出境。遞解各回原籍。大約這姓羅的。也是當中的一個好手。被曹容海看出來。收作自己心腹。若不然。我今才第二次。見姓羅的面。就已

看出他的本領來。豈有曹容海和他相處數年。本來一點兒不要的人。竟認他作耍子之理。據我看來。這曹家很不妥當。楊先績心裏雖這們思量。面子上。却一些兒沒露出猶疑的神色來。也不再談姓羅的話了。隨口談了一會山川風物。仍和曹容海回到曹家。這夜二更過後。曹容海向楊先績道了安置。自回裏面安歇去了。楊先績睡在床上。將數日來所見曹家的情形。作種種推測。思潮起伏。再也睡不着。祇得起來。挑燈獨坐。正在揣想。何以委屈姓羅的。作推車挑擔的賤役。忽見窗外黑影一閃。飛燕也似的。從窗眼裏。飛進一個人來。落地毫無聲息。楊先績何等機警。何等靈捷的人。他心裏正覺得這地方不妥。這時忽見有人從窗眼飛進來。他有不防備的麼。來人的脚。還不會着地。楊先績早已騰身飛出了窗外。喝問是誰。夤夜來此何幹。祇見那人在房裏低聲答道。楊大哥不要猜疑。我是這裏挑水的羅禿子。請進來。有要緊的話。和大哥商量。楊先績因不知來的是甚麼人。恐怕是前來行刺的。慮及房中

仄狹了。不好動手。既聽得就是那個姓羅的。又隔窗看見姓羅的赤着雙手。也就把這顆心放下了。遂翻身進房間。足下有何事見教。羅禿子請楊先績坐了。回身在房外看了一周。才進來向楊先績說道。我在這裏好幾年。眼裏看見的人。也不算少了。不曾見過一個。有楊大哥這般能耐的。我心裏實在佩服極了。不過像楊大哥這般本領的人。在這裏作食客。太無趣味了。曹容海這人。徒有虛名。借着好客的招牌。圖在江湖上立些聲名。其實待人毫無真心。講到本領一層。他固然够不上。就是眼力。也一點兒沒有。他看人。全賴兩隻耳朵。這人的聲名大。資格老。他就恭而且敬的。迎接到家裏來。比供奉祖宗。還要加倍。臨走送盤川。起碼三五百兩。若這人肯向他開口。整千的都願送給他。他所望的。就是想這人得了他的銀錢。高興替他在江湖上吹噓吹噓。他冤枉得來的錢。是這般冤枉花掉的。幾年來。我親眼所看見的。至少也在五萬兩以上了。若這人沒多大的名頭。聽憑你武藝登天。說給他。不聽。做給他

不看。休說想他幫助三五十兩銀子。便想吃他一頓酒飯。他都不願意。可憐我羅禿子。祇因不會在江湖上。幹過幾件驚天動地的事業。又生長在小戶人家。雖忍苦練得些本領。然飢不能拿來當飯吃。寒不能拿來當衣穿。祇得跟着大家逃荒。逃到這巴陵來。我還沒到巴陵的時候。就聞得曹容海。歡喜延納江湖上豪傑的大名。家中川常住着五六十名好漢。都是有能耐的人。我得了這消息。又高興。又着急。高興是因巴陵有這般一個人物。我到了巴陵。不愁沒有吃飯的地方。着急是恐怕自己的本領不夠。他家裏住的好漢太多。食客的份兒。輪不到我身上。心裏有了這個念頭。後來到巴陵。一打聽。果然人人都說。曹家是有名的把勢窩。住在曹家的。沒一個不是本領齊天。我於是就有些害怕。不敢到這裏來丟人。却又湊巧。那時我們逃荒的人數太多。巴陵人連一頓粥。都不肯施捨。虧得曹容海疎財仗義。施了五千串錢。五百擔米給我們。他並親自來點人數。我們上千的人。他都不問話。獨問我姓甚麼。

那裏人。素來幹甚麼事的。我祇道他。已看出我是個有些兒能耐的人了。將身家照實說了。祇沒提練過武藝的話。那時承他的情。單留我到他家住着。我見他不問我武藝的話。我便也不向他提起。終日裝做糊塗蟲的樣子。他差我做粗事。我就做粗事。住了幾個月。我留神看他所迎接來家供養的好手。並沒一個。有甚麼真實本領。我就有些不耐煩起來。有意想顯點兒能爲。給他們瞧瞧。這日趁曹容海。陪着幾個有名的大把勢。在湖邊閑逛。我拿了一根指頭粗細。七尺多長的竹桿。挑一擔水桶。往湖裏盛了一滿擔水。竹桿彎都不彎一下。將兩桶水挑回家。以爲曹容海和那些大把勢見了。必然詫異。會問我用甚麼方法。能拿這們小這們長的竹桿。挑兩桶那們重水。誰知他們看了。反大家打趣我。說羅禿子。真是一個耍子。有好好的扁擔不用。會拿一根竹桿來挑水。楊大哥。你想想。是不是又好氣人。又好笑人。去年我也是氣忿不過。想再顯點兒能爲。給他們看看。這後面園裏。有幾顆大橘子樹。橘子結得

很多。他家的五少爺。教我上樹摘給他吃。我見曹容海正在園裏。便不上樹去摘。拿了一條丈多長的麻繩。在手中一抖。就硬得和棍子一樣。撲下許多個橘子來。給他家五少爺吃了。曹容海在旁看了。也祇當沒這回事。就是今日。也是我有意教那些小孩。和我鬧着。給曹容海與楊大哥看的。我知道楊大哥。已看出我那一點點能爲來了。他仍是不作理會嗎。我的氣量。委實有些忍耐不住了。我自願去外面討一口。吃一口。這裏是不能再住了。可憐我半生不會遇着知己。今日得見楊大哥。就要算是我的知己了。有幾句話。不忍不向楊大哥說說。這曹容海。我已看出他。是一個極無能耐的大盜頭目。因爲在於今的清平世界。不能尋一個有險可守的山寨落草。就住在這洞庭湖旁邊。水陸兩便。住在他家的外省人。那裏是延納來的把勢。盡是他手下的強盜。祇因無緣無故的。家中川常住着這們多彪形大漢。恐怕人家知道。所以頂着一塊好容

的招牌在頭上。好掩飾這些可疑的形跡。就是打發他大兒子。到處迎接好手。也無非是掩飾的意思。江湖上人人都知道巴陵曹容海。好客賽過孟嘗君。他家有奇形怪狀的出入。便誰也不在意了。楊先績聽到這裏。伸手握了羅禿子的手道。我心裏早已是這們猜疑了。不過我却錯疑了足下。以爲足下是他的心腹。如此說來。曹容海真是虛有其表了。足下從此將往那裏去。我明日也得告別了。羅禿子長歎一聲道。海闊天空。那有定所。有緣當再後會。說罷。聳身一躍。已上了屋簷。一轉眼就不見了。楊先績想到羅禿子不遇知己之苦。獨自歎息了一會。收拾安歇了。次日托故向曹容海作辭。曹容海仍再四挽留。楊先績如何肯住。楊先績歸家不到半年。就聽得人說。曹容海的部下。在武昌破了案。供出巴陵的巢穴來。行文岳州府捉擊。曹容海已聞風先走了。

科學遊戲
燭光自滅法

培



讓我們來試試碳酸瓦斯的有趣實驗看。先用紙糊在一枝四角棒上。等乾燥後。再抽出棒來。就造成一枝長方的紙管了。再在三分之一的地方斜切開來。糊成銳角。像圖中的樣子。然後將一頭放入一個陶瓶中。用強醋和兩倍的水混合。注滿半瓶光景。就看見瓶內有曹達的小結晶落下。碳酸瓦斯泡發上來。又用一玻璃的大盆。內中燃幾支長短不等的臘燭。再將紙管的一頭。引入玻璃盆內。因為碳酸瓦斯較玻璃空氣重。沈入盆底。漸漸充滿一盆。盆中短燭。開始先滅。等碳酸瓦斯昇到水平面上。所有的臘燭。就統統滅了。



What?

商務印書館代攝代製

各種活動影片

活動影片在中國社會公共娛樂的場所中，漸佔重要的地位了。我們相信，影戲必有能盡代皮黃等傀儡式戲劇，供給人們一種新的娛樂法之一日！我們應社會的要求，特備巨大光室和最新式機器，可以供給很優美的影片於社會；代攝，代製，代演，租演，均可。請向上海寶山路敬館印刷所接洽。

商務印書館謹啟



死尸

Chechov 原作

建華

這是一個八月的夜晚。田中起了一層濃霧，將眼前的各種東西，都罩上一層半透明的幔子。因着月亮的光，那一道大白牆的側邊，便映成一張深沉的海面。空氣又溫又冷。夜氣方深，去早晨還遠得很。樹林邊的一條小路，離開約莫一步遠光景，有一點小火燒着。一個死尸，從頭到腳蓋着雪白的細麻布，攤在一個小橡樹底下。胸上放着一個木頭牌子。

死尸旁邊，差不多到了小路上坐着守護的人——兩個農人；做這不情願做的職務。一個年紀很青，領下生着一部叢鬚，眉毛很濃，穿着一雙破舊的皮鞋，坐在溼草上，兩隻手伸得很直，很想做點事，將這點時刻，快點銷磨了他。

他正彎垂着他的長頸子，鼻子呼吸很響，要將一根彎曲的木棒，做成湯匙。

其餘一個，是瘦小的老年農夫，微薄的鬚鬚，如同羊鬚一樣；兩隻手鬆鬆的抱着膝頭坐着，兩眼注視在火光上，一點不動。一堆小火，在他們中間，懶懶的燒着，將他們臉上都照成火紅色。四面沈靜極了。只有刀挖木頭，和溼樹枝在火中爆裂的聲音。

青年說道：「西阿馬，你沒睡嗎？」

羊鬚老農道：「我……我沒睡……」

「很好……一個人坐在這裏，一定害怕得很，西阿馬，你可以說點什麼給我聽聽。」

「我……我不能……」

「西阿馬，你是一個奇怪的人！若是別的人，一定要說說笑笑，或是唱唱，只你總不做聲。你坐在這裏，就如同田中的草人一樣，只兩隻眼睛骨碌碌的向火轉着。你說話的時候，不同平常人一樣……你說時好像害怕什麼似的。你雖然五十歲了，我敢說你的知覺還不敵一個小孩子。」

……你是這麼一個愚笨的人！你可爲自己憂愁麼？
羊鬚的老農答道：「我很憂愁。」

「你當然知道我們瞧着你的愚笨，替你憂愁。你是一個性格很好很清醒的農人，只不過你的頭腦，沒有一點知覺，是一件苦惱的事。若是上帝沒有賜給你一點聰明，你自己也應當揀點什麼東西學學。西阿馬，你應當用點力，……凡是說什麼有益的事的時候，你應當很留心的聽着，好好的記住，想了又想……若是你有什麼字聽不懂，你就應當想了又想，直到你能明白這個字是怎麼用法。你知道麼？用力！若是你不能得着什麼知識，你就是一個

愚人，直到死的日子，仍是一個不足輕重的人。」

正是這個時候，林中忽然發出一種悠揚的歎息聲。有一種東西，將樹葉弄的簌簌發響，好像將樹巔的葉子，都刷下樹來似的。這種聲音，又發出許多輕悄的回聲。年青的人戰慄着，向他的同伴瞧着，好像驚問的樣兒。

西阿馬很愁悵的說道：「這是貓頭鷹撲雀子的聲音。」

「西阿馬，這個時候雀子應當向南方和暖的地方飛去了。」

「是的，正是這個時候。」

「天還未亮的時候，很冷，冷……得很。白鶴是很嬌柔的雀鳥，非常怕冷。如此的冷，真會凍殺他。我雖然不是一隻白鶴，但是我冷極了……加點柴在火上罷！」

西阿馬站起來，走到黑暗中去了。他正忙着採拾枯枝時，他的同伴，將手掩住眼睛，害怕各種聲音。西阿馬拾了一抱枯枝，加在火上了。火焰同小舌頭樣燎着，新添的樹枝，忽然之間，好像下令似的，將他們燃着了，火光照在人臉

上，路上和死尸身上的白麻布上。看守的人緘默無聲。年青的人澀着頸子，忙着工作。羊鬚的老人，兩隻眼睛注在火上一些不動……

這時候忽然有一個戰兢兢的聲音，在寂靜的林間唱道：「不愛郇山的人……上帝必爲他羞辱。」接着就聽見步行的聲音，一個人穿着可薩克的短僧衣，戴着寬邊帽，肩上海搭着一個行囊，走近火光中來。

來人尖聲說道：「上帝！願你的意旨成就！我看見遠處的火光，我的靈魂歡喜快樂……起先我以為是人在餵馬，但是知道錯了，因為沒有看見馬。我驚道：「他們是賊麼？他們是強盜時候富有的拉撒路麼？他們或是吉卜喜？爲他們的菩薩獻祭麼？」我的靈魂，歡欣跳躍，我自己對自己說道：「去罷！非阿多歲，上帝的僕人，去得着一頂殉教的冠冕！」我向火中掛着，像飛蛾一樣。現在我站在你們面前，從你們外表看起來，知道你們不是賊，也不是惡人。

「祝你們平安！」

「晚安。」

善良的基督教徒，你們知道從這裏到馬古新基礎場，怎麼去的。

「那地方離此地很近。你從這條道路一直去，再走三五里，就是我們的村子，名叫安納諾法。神甫從那個村子順着河岸，向右轉，你就可以到磚場了。從這裏到磚場，恐怕有六里路。」

「上帝祝你們健康，你們爲什麼坐在這裏呢？」

「我們坐在這裏看守。你瞧那不是一個尸身麼……」

「什麼？什麼尸身？聖母呀！」

這位旅行的教徒看見了死尸的麻布，嚇得溜了腰。這件意料外的事，使他大受影響。他站在那裏，好像生了根似的，張着口睜大了眼。三四分鐘不能作聲，好像不相信他的眼睛似的。隨後纔喃喃的道：

「天主呀！聖母呀！我行路並未與人衝突，怎麼遇見了這

事。」

年青的人問道：「你是什麼職分教士麼？」

「不是……不是……我是從這個修道院到那個修道院……你們認識米……米海爾波利加皮采磚場的工頭麼？我正是他的姪兒……上帝呀！願你的旨意成就！你們爲什麼在這裏呢？」

「我們在這裏看守……人叫我們來看守。」

穿聖衣的人，手舉在眼上喃喃道：「是呀，是呀……這死了的人，從那裏來的呢？」

「他是一個外鄉人。」

「這等的苦命！但是我……要……弟兄們，我要走了……

……我覺得很驚恐的。寶貝的靈魂呀！我懼怕這死，比什麼還利害！你們只想看看這個人生前在世的時候，我們很忽略他，等他死了，我們在他面前，恐懼戰慄，如同在大將軍大主教面前一樣……生命是如此的，他是被謀殺的或是怎樣？」

「上帝知道，或者他是被謀殺，或者是自己死的。」

「是啊……弟兄們誰知道呢？或者他的靈魂，正在享受天堂的快樂呢。」

「他的靈魂，還在此處守着他的尸體。」這是青年人說的：

「靈魂三天之內不離尸體。」

「哼！是呀……夜中的天氣很冷啊！冷的叫人牙齒打戰。」

……那麼我必須要一直前行麼？」

「一直向前，直等到了村子前，再順着河道向右轉。」

「順着河道……自然的……我爲什麼站着不能動？我應當向前走。弟兄們再會了。」

穿聖衣的人走了五六步又停了。

他說道：「我忘了送五戈比錢做葬費，基督徒們，我現在可以拿出這個錢來麼？」

「你是修道院中的人，應當知道怎樣行。若是他是自己自然而死，那是他的好處，若是他是自殺，那就是一件罪。」

那是實在的……或者這真是一件自殺的事。我想頂好

還是留着我的錢罷。啊罪呀，罪呀！給我一千盧布，我也不肯坐在這裏……兄弟們，再會了！」

修道士走了幾步，又站住了。

他喃着道：「我自己不能決定要做什麼事。只好在火邊上等到天亮罷……我驚懼極了，往前走，更是可怕。死人一定會隨着我，一路糾纏……上帝真是降罰我了。我走了九百多里路，沒有遇見什麼，現在快到家了，却遇見這件事。兄弟們我給你們跪下，你們送我到村子裏去罷。我不能再向前走。」

「人叫我們不要離開尸體。」

「兄弟們，沒有人知道。我可以指着我的靈魂，說沒有人知道。天主一定要百倍的酬報你們；老人，我求你同我一

路去！老人你們為什麼不作聲？」

青年人道：「他有點傻。」

「朋友，你同我一路去罷！我給你五戈比。」

年青的人，手搔着頭說道：「五戈比，我倒肯呢。但是人們不要我們離開這裏。若是傻子西阿馬，肯一人留在這裏，我可以陪你去。西阿馬你肯一人守在這裏麼？」

傻子答道：「可以。」

「那麼，很好，去罷！」

青年人同修道士一同起身走了。一分鐘後，他們的步聲和談話聲，漸漸消滅了。西阿馬閉了眼睛，昏昏的要睡。火光漸漸暗了，巨大的黑影，籠罩了尸身。



商 務 印 書 館
行 發

中國名勝

一 每 版 可
元 冊 印 冊

下列中國名勝寫
真十六種均係黃
炎培袁希濤張元
濟蔣維喬莊俞諸
先生旅行時特別
攝影名山勝水維
妙維肖置之案頭
可供玩賞懸之鏡
中可為裝飾品

- | | | | | |
|--------|-------|--------|-------|--------|
| 一 黃山 | 二 廬山 | 三 普陀山 | 四 西湖 | 五 避暑山莊 |
| 六 泰山 | 七 衡山 | 八 孔林 | 九 廬山 | 十 雁蕩山 |
| 十一 天台山 | 十二 恆山 | 十三 五台山 | 十四 西山 | 十五 盤山 |
| | | | | 十六 大房山 |



臨淵羨魚不如退而估網。先髮底
掃人羨慕他人底美髮。惟有賣
「瞻慕」護髮妙品。就會生得同他
人一樣。瞻慕護髮底好。要一言
難盡。這先髮重生。且他最顯以
底效果。中國各大城各大藥房均有發售
遠東德北普安工德廣米路十六號漢彌敦藥行
輝

GERMOL 12



愛情與生命

(Thyra Santer Wmslow 著) 張碧梧譯

(一)

勞蘭司瑪汀夫婦倆對坐着進早餐。這餐房原不廣闊。比較瑪汀家在芝加哥北部老屋中的餐房。祇有四分之一。不過這當中充滿着家庭樂趣。二人心地愉快。到不計較房屋的大小了。這張餐台的台面。是黑色琺瑯質的。很有光彩。中央放着一隻花瓶。瓶裏插着四枝長壽花。這時候正是暮春三月。溫和的日光。照在這金黃色印花棉布的窗衣上。正和歐抹瑪汀的金絲髮。一樣的光輝耀目。勞蘭司見了。真覺中心如醉。原來他們結婚剛纔四個月。愛情正是非常濃厚呢。這時歐抹身旁。放着一隻電氣爐。爐上正烘着一塊麪包。伊將這麪包翻了一個身。又倒出一杯咖啡。再拿起晨報看了一會。忽然兩手有些顫動。勞蘭司

却祇將報上的各標題。大概看了一遍。預備少停到公司去時。在路上細看。他的眼光。就移到伊的身上。忍不住喊道。歐抹。伊未答應。他又喊了一聲。伊纔抬頭望住他道。你有甚麼話。請說罷。他問道。你的臉色因何這樣慘白。可是昨夜未能酣睡麼。怪不得我會聽見你儘着翻身呢。伊笑道。你未免太多心了。我臉色難看。並無特別原因。也不是爲了失眠。大約是缺乏了休息。他又看見伊拿報的手。再問道。你的手不是正發抖麼。伊站起身。走到他身旁。用胳膊繞着他的雙肩。又將臉靠近他的頭。說道。你真是個靈敏的人。我老實和你說。我的神經受着了一些刺激。所以這樣。你不是曾說我是個神經質的婦人麼。他說。無緣無故。你怎會受着刺激。像這樣風和日麗的春天。指着報

上一個觸目的標題。又道：我明白了，你必是因爲看了這段驚人的新聞。那末就不必再看了，也不必將這事放在心上。伊點頭道：我曉得了，再也不看了。大約十五分鐘後，並可忘却這回事了。今天我想和羅士李利頓出外閒逛，順便去買臥室中的窗衣和拖鞋。他又眼望着報紙，答道：很好。你去便了。這段暗殺案的新聞，令人見了，委實心悸。想這男子心地真凶，竟會害死一個無辜的少婦。如今他受電刑而死，可謂罪有應得。伊道：到不是麼？他道：從這件事看來，可見你心腸柔軟，否則事不關己，何致見了發抖。當這暗殺案發生時，你不是還在紐約麼？伊道：你記錯了。那時我離開紐約已有幾個星期了，也是看見報上的記載。方纔曉得的，他改口道：正是，你本是七月裏到芝加哥的。你坐下去，吃完這麪包罷。伊重行歸座。二人吃時，又談起從前的事。伊本和一位伯母住在紐約，因爲伯母死了，纔來到芝加哥，住在女子青年會裏。怎樣遇見勞蘭司的阿姪。二人怎樣住在一處，談着一個職業，過了不多幾個

星期，又怎樣會見勞蘭司。二人一見傾心，觸動情愛，不久就舉行婚禮，賃屋同居。以及現在種種的瑣事，談了一會。他看看手表，見辦公時候已到，便連忙起身，穿衣戴帽，又叮囑伊道：你切莫再記起那暗殺案了。伊點頭答應，並和他接了吻，送他出門。順手又將門關上。但伊的心中，仍牢牢記着那案。就再拿起報紙，見這段新聞的標題，是「前暗殺葉寧格辣漢姆之兇手斯塔得丹尼孫，已於昨日在新新（地名）用電刑處死。」下面所記，是行刑時的情形和詳細的案由。伊看完之後，聳起肩頭，呆坐不響。

(二)

講到這丹尼孫暗殺案，美國人大概都能曉得，因爲美國人無有不看報的，看到了這樁案，又無有不注意的，更因各種報紙上，都記載着這案，所以轟動一時，人人皆知了。這丹尼孫是個美貌少年，約有三十左右歲，他剛正宣布和一個少女訂下婚約，在先他和伊本同居在一處，足足已有兩個年頭，但後來他不知爲了甚麼，忽的將伊害死。

從案情的表面看來，似乎是謀財害命。然而經警廳一番偵查，雖未曾在他的身邊，搜獲贓物。但將各證人的供詞合攏來推想，他的殺人罪，却完全成立。所以如今受電刑而死了。這案發生，是在七月間的一個早晨。那時西亨得萊司公寓中，忽有一種難堪的氣味，似乎從那腐爛的物件上發出來的。當下那公寓的閹人名叫司密特，和一個鉛匠，四下找尋，却尋不出甚麼。這鉛匠就仔細辨別這氣味的來處，決定在三層樓上。三層樓上的住客，是斯塔得丹尼蓀夫婦二人。其實他們雖有婚約，尚未結婚。丹尼蓀夫人自家的姓名，叫做葉寧格辣漢姆。伊是個明慧敏捷的女子。在不多幾個月前，神情本很快活。但過後就漸漸的憂愁抑鬱。據說丹尼蓀對伊的愛情，已不像從前那般濃厚了。這鉛匠既已決定這氣味的來處，就要到三層樓上去搜查。但司密特定說丹尼蓀夫婦倆，早就不在樓上了。原來他曾親耳聽見丹尼蓀夫人說，伊將和丈夫出去旅行。約有幾個星期的耽擱。司密特又說大約在一個星期

的前，他曾先後替伊從樓下拿上去兩隻大衣箱。後來有一隻先搬了出去。還有一隻也在那天送出去的。不過隨即又從火車站上送回來。那時他正在客堂裏，曾遇見伊。伊說這隻大衣箱裏裝的都是寢具，非旅行所必需。所以送了回來。不再帶出去了。伊說完這話，一直回到樓上。伊又說丹尼蓀先生不久也就將回來。稍停一會，二人再一同動身。自從那時候以後，便不再看見他們，也不見樓上有燈光和行動聲。總以為他們在那天晚上，已實行動身。至今尚未回來呢。他雖言之鑿鑿，但這鉛匠定叫他取出樓上的鎖匙，上去查看。於是半點鐘後，這公寓裏頓現出驚異恐慌的樣子。許多住客，爭先往樓上去，並有人忙着打電話。半點鐘內，就來了三個警察。先查問明白了大概。又分付衆人不許擁擠喧嘩。原來警察們在葉寧格辣漢姆臥室的裏房裏，已搜出了伊的屍身。伊是被人用手巾勒死的。看屍身的情形，死了已有一個星期了。房裏有一隻大衣箱，裝着半箱的寢具。附近還有一個空衣包。窗戶

半開着。窗外正是避火梯。衣櫃和梳粧台的抽斗都已大開。當中的物件。凌亂不齊。有幾張椅子。都倒在地。看這現象。分明會有鬥毆的事情。警察們查看明白。起初以為是謀財害命的盜案。但過了一天。得着各證人的供詞。却立刻將丹尼孫捕去。禁在監牢裏。足有三個月。如今方纔行刑。這三個月當中。他也曾力辯無罪。然而紐約城市。簡直無有一人肯信他無罪的。所以他不得不抵償了。在那知道這案情的人。都說丹尼孫心思縝密。佈置周詳。既綁上伊的手足。又用物塞入伊的嘴裏。開了窗戶。好像那盜賊是從避火梯上進出的。抽斗中的首飾。除掉一隻小手表。一件也沒有了。使人見了。以為必是盜賊溜進房裏。伊看見了。和盜賊抵禦。後來力不能敵。被盜賊打倒。盜賊就用手巾將伊勒死。席捲而逃。這番佈置。在他的意思。以為定能將人瞞住。其實天下無不破之案。不過是枉費心機罷了。但當時丹尼孫。還竭力辯白。說是他搬出那公寓。已有好幾天。並未會回去。然而警廳中怎肯相信。又從幾件

事上看來。已證明伊是在上星期四的晚上被害的。正是伊預備動身的那晚。又在信箱中。查出一封信。寄信人正是丹尼孫。他信上說他們離異之後。希望伊心地放得明白些。和從前一樣。信內並附着一張銀票。其實這銀票伊拿到手。並支付不到現款的。

起初警廳中既相信這是謀財害命的盜案。何以忽能明白丹尼孫正是兇手呢。這是由幾個證人證實的。第一個證人。是庇特生夫人。伊本住在這公寓的客堂對面。伊說和丹尼孫夫人——格辣漢姆小姐。本是朋友。相識已有兩年。平時見他們這一對剛訂婚的夫婦。很為快樂。勝過那已經結婚的。但不多幾個月前。忽然大變。伊曾看見格辣漢姆小姐掩面悲啼。並逼迫伊和他離婚。因為他又已待遇的手段。慘酷難忍。並逼迫伊和他離婚。因為他又已鍾情另一個婦人了。但格辣漢姆小姐不忍和他決裂。一心想重拾舊歡。就竭力敷衍他。揀他喜歡吃的食物。弄給他吃。因為伊本善於烹飪。容貌也很美麗。那一頭淺褐色

的頭髮更覺光澤可愛呢。伊死後的容貌。庇特生夫人已不能辨認。但見了這頭髮。和黏滿粉麪的兩手。再有那條也黏着粉麪的圍裙。却分明是格辣漢姆小姐呀。庇特生夫人又說。格辣漢姆小姐雖這樣敷衍他。但他心意難回。二人時常吵鬧。且吵鬧得很厲害。在伊被害的前兩天。伊索性哭個不住。但到了那星期四的早上。伊的神氣又變滿面笑容。又說伊將和他往威吉司特去旅行。約有兩個星期纔回來。庇特生夫人並會親眼看見關人先後替伊拿了兩隻大衣箱。送到樓上。不過記不清鐘點了。這兩隻大衣箱。一隻自然是丹尼蓀先生用的。那一隻必是伊自用的了。後來聽見郵差敲門鈴。伊和庇特生夫人同去應門。又過了一會。伊又約庇特生夫人到伊房裏。見伊正忙着整理行裝。伊曾取出幾條毯毯放在箱裏。預備住在草屋中時之用。原來伊說丹尼蓀已向他的公司中人。買到一所草屋了。在那星期四的早晨。曾有人來先搬了一隻衣箱出去。後來伊又和一個男孩子。來到客堂裏。叫他稍

停一會。再來搬取這一隻。庇特生夫人又記起一事。這後一隻衣箱送了出去。一會又搬了回來。這時伊曾開了門。向庇特生夫人說道。我們無需這隻衣箱了。因為箱裏裝的多是毯毯。我們坐車旅行。實在不需此物。帶了反覺累贅。等到庇特生夫人再看見伊時。伊又忙着做桑葚餅。差不多已做好了。伊說伊本不愛吃這餅。但丹尼蓀非常喜歡。因他已有兩個星期不回家。如今雖得回來。不能不做些點心給他吃。又說這餅若切破了。就不好看。但又說稍等一會。伊當切下一塊。送給庇特生夫人。這時伊的家常衣服和圍裙上。都黏着許多粉麪。兩手上也黏滿了。死後還是這樣。自此以後。庇特生夫人便不再看見伊了。庇特生夫人這一番供詞。很關重要。但還有幾件事。尙待證明。手表就是最緊要的一件。幸而又有一個同住的人。是格關得夫人。伊對於這手表。陳述很詳。伊說在那星期四的午後。曾看見格辣漢姆小姐。也會聽伊說他們將要出去旅行。格辣漢姆並曾在樓下的客堂裏。和伊說了幾句話。

又說道。我要去做餅了。伊並問現在是幾點鐘。又說明因為伊的手表損壞。已由丹尼蓀先生拿去修理。晚間纔可帶回。伊日常用的。是一隻小手表。格蘭得夫人是常常看見的。這隻小手表。案發後已在梳粧台上尋着了。格蘭得夫人又記得伊曾說出去旅行。有兩個星期之久。身邊倘無有表。真是不順當極了。自此以後。格蘭得夫人就未曾再看見伊。案發後。雖認不清伊的面目。但看了伊淺褐色頭髮。和這圍裙。明明正是格辣漢姆小姐呀。又有一個男證人。名叫菲立克司。他是住在上面的樓上。他說當那星期四的黃昏時候。大約是五點半鐘。他曾到樓上去吃晚飯。曾聽見伊的臥室中有器具的倒地聲。和一個婦人的哭聲。這哭聲並不像婦人家受陌生人的逼迫。憤而大哭的。因為伊哭時。並說道。上帝呀。斯塔特呀。你畢竟要怎麼樣。接着又喊了一聲斯塔特。和一聲上帝。他上樓後。曾將這事告訴他的妻子。都以為祇是夫婦反目。無有重大的事故。因此就談起丹尼蓀家的事。不知丹尼蓀夫人

近來爲了甚麼。時時啼哭。他本認識伊的。及至曉得伊不幸被害。也曾來看伊的屍身。雖祇看了一眼。但那一頭的淺褐色頭髮。不是伊是誰呢。有了以上這三人的證明。丹尼蓀的殺人罪。已將近成立。但若無瑪萊特哈靈唐再來證明一下。他或者還有開脫之望。這瑪萊特哈靈唐。正是將要嫁給斯塔特丹尼蓀的。他正要宣布他們的婚約。不料鬧出這一件大亂子。伊說那星期四的晚間。他本說是六點鐘到伊那裏去。好一同出來吃晚飯。但他到時。已過了那鐘點。伊並立時看破他會有特異的舉動。第一件最觸目的。他的嘴唇和牙齒上。都沾着藍顏色。有如剛正吃了桑葢的。當時伊曾問他。他似乎受了一震。但隨即又笑了。說是曾吃了些桑葢餅。伊也就不放在心上。仍然同他去吃晚飯。後來一星期中。伊曾見過他幾次。見他一切舉動。雖仍如常。但神經似覺不寧。又過了一兩天。他就被捕了。這纔曉得他家的廚房裏。有一個桑葢餅。但缺少了一塊。這一塊已不知去向。伊不由得疑惑起來。就跑來報

告這番情形。伊見他已是個殺人的兇犯。自然立刻和他毀去婚約。伊不祇因他是兇犯。更怪他是個欺詐的小人。原來他在伊面前。從未提起這位格辣漢姆小姐的事。如今既已鬧穿。無怪伊心中憤恨了。

(三)

到了這人證據確鑿的時候。丹尼蓀的殺人罪當然成立。法官就宣布他的罪狀。定下了死罪。那些高等社會中人。聽了這樣的判決。都贊成法官處治得當。許多女們聽了。却嚇得聳肩不語。覺得世道崎嶇。人生可怕。但斯塔特丹尼蓀還一再辯白。陳訴於法官之前。又哀告他的律師和新聞記者。替他辯護。怎奈他的陳訴之詞。並不能證明他無罪。他說當伊被害的那天。他實未踏進那公寓一步。祇往來於他的公司和俱樂部之間。原來他在這俱樂部裏。早就賃下一間房。有時住在那裏。但恰巧那天這俱樂部裏的會員。多半外出。縱有幾人留在部裏。却都不能證實看見他去的。因與他這一番話。不免空泛難稽。不足深信。雖

有人信他無罪。但也無法開脫他。至於那隻小手表。他承認是在上年耶穌聖誕日買給格辣漢姆小姐的。但並不知道表已損壞。和由他拿去修理的事。祇是他又不能提出真不知道的證據。他又說在伊被害的前一晚。就離開了公寓。伊且曉得他不再回來。因為當他走的之前。會理好他的衣箱。說明次日派人來搬到那俱樂部裏去。旅行這一件事。他一些不曉得。並無這樣的計議。不知伊因何這般說法。他又解釋桑葢餅的疑問。他說往哈靈唐小姐那裏去時。路過一家小點心店。看見玻璃窗中。放着這餅。雖明知時近晚餐。祇因素來喜歡這餅。就走進去。吃了一塊。後來哈靈唐小姐問他時。他一時糊塗。未曾預先說明。不想唇齒間還留着這餅的殘屑。早被哈靈唐小姐看破了。法官聽他這般說。就到那點心店去查問。怎奈店中人已記不清曾否有這麼一個人來吃餅。本來到那店裏吃餅的人。一天不知有多少。怎能一一的指明。因此他這一番訴詞。又毫不發生效力了。法官查問到這裏案的眞

相。已昭然若揭。分明是他和格辣漢姆小姐訂下婚約。同住在一處。他因又愛上了別人。想將伊拋棄。又想再愚弄伊一場。就誑說和伊出外旅行。將他自己的衣箱先攜帶

出去。格辣漢姆不知是計。還盼望他回來。並再理好一隻衣箱。派人送了出來。後來伊或會打電話給他。他曉得這隻衣箱裏。都是不需之物。就叫伊僱車再送回來。伊回來後。就預備做那桑葢餅。差不多五點鐘的當兒。他回來了。二人不知爲了甚麼。吵鬧起來。他就將伊害死。退一步說。他或者本無殺伊之心。因爲一時憤恨。就鬧下這件人命重案。伊既死了。他知道人命關天。闖下大禍。就有意破壞那臥室中的秩序。拉開梳粧台上的抽斗。隨手拿出些物件。亂放在地板和床上。又開了窗戶。將所有的首飾。都搜羅來藏在身邊。這時他或會從伊手上脫下那隻小手表。不幸忙亂之中。又放在梳粧台上。忘却帶去。不知在他害死伊之前。或是之後。他曾吃了伊所做的那餅。後來再將伊的屍身。移到裏房裏。他就洗清兩手。梳光頭髮。直到他

的情人那裏去了。在他以爲佈置周密。案發之後。人必信是件謀財害命的盜案。再也不會疑到他的身上。誰知竟然敗露。如今受電刑而死。可謂是自作孽。不可活了。

(四)

如今要回轉去說以前的事實了。當那天丹尼菴理好他的衣箱。臨走時。曾向葉寧格辣漢姆說他不再回來。伊明知他說得到。做得到。既說不再回來。以後必然不能再看見他。但也無法將他攔住。他現在已拿定主意。快要和瑪迦萊特哈靈唐結婚。更難挽回他的心意。這瑪迦萊特哈靈唐的照片。伊曾看見過的。委實是個美貌女子。祇因伊奪去自己的丈夫。不免恨至切骨。然而也奈何伊不得。當時祇好眼望着他出去。他當動脚的當兒。又向伊說道。照現在的情形。諒你已曉得不能維持下去。以後你的命運。你自家努力罷。伊聽了他這兩句話。果能努力前程。心裏雖然悲憤。却力自遏抑。臉上仍露出笑容。似乎並未會受着這下打擊。但回想到兩年前。剛和他同住在这公寓裏

時。伊的靈魂好似曾警戒過伊。說這番結合。將來無有結果的。但伊仍有進無退。時時希望並禱告能獲善果。心想既和他訂下婚約。結成夫婦。有法律上的保障。也不怕他有何非常變動。然而如今他竟掉頭不顧。和另一個女子結婚。世界上的事。真不能逆料到底呢。伊愛他實是出於真心。當第一次在抹克業利家中會見他時。就動了戀愛之情。他也願意和伊親近。當下問明伊的住處。這時他已住在這公寓裏。伊却住在辣克新頓蔭路一間岑寂而矮小的屋裏。後來他果來尋伊。就結成相識。這以後六個月。二人感情融洽。十分快活。伊本和伊的伯母同住。自從這伯母去世以後。伊無倚無靠。不得不自謀生活。怎奈社會上人浮於事。像伊一個毫無援引的孤弱女子。想謀着一個位置。實是不易。縱能謀着了。又難免受人嫉視。被人排擠而去。伊過這種立脚不穩的光陰。憂愁抑鬱。可想而知。雖也有幾個朋友。和女同事們的兄弟。未嘗不可懇託他們。替伊設法。無如他們的境界。祇能自顧。那有餘力照應

伊。但既認識了丹尼孫。伊的生活。可就大變特變了。伊記得在那最初的六個月中。他辦完公事之後。就坐着他的精緻小巧的車子來會伊。所以伊在執業的店舖裏。到了散工的最後半點鐘。就忙着理髮。塗脂抹粉。打扮齊整。等候他來。然後一同出去。或是到他素來熟識的飯店去吃飯。或是到那些遊戲場所去頑耍。有時並不怕路遠。一直跑到上城。在瑞士式的飯店中。飽餐一頓。他又有時帶伊到他的住處去。談笑一會。再同去聽戲。這樣東奔西走。自然是坐着他自己的車子。後來他因這車子受了意外的損壞。不願費錢修理。索性就賣去了。又過了幾個星期。他覺得和伊分居兩處。來往煩勞。心想叫伊也搬到這公寓裏。就可朝夕見面。大快心情。他就向伊說道。我們差不多天天會面。怎奈不是在飯店裏。就是在戲館或公園中。衆目睽睽。萬分拘忌。求其祇有我們二人。握手言歡。却從來未有一次呢。恰巧那時和他同住的一人。因有要事。離開紐約。他得着這好機會。就叫伊搬到這裏來同住。又說同

住在一處。各事都可便當。愛情的進步也必分外加快。但伊聽了這話。不敢脫口答應。躊躇了好一會。祇回答他容再商量。不過從此以後。二人却在一起飲食。伊本善於烹調。或是燻一隻鷄。或是煮些番薯。有時並燒一樣生菜鷄絲。再買些法蘭西的點心和咖啡。真是舒適極了。每天晚間。格外快樂。盡情談笑。一無拘束。祇可惜伊因到店辦事。晨起很早。晚間不能遲睡。往往未能盡歡而散。伊雖不很介意。他却怨恨非常。聽伊說到要去睡眠。就問道。你爲何要去睡呢。可曉得我真心愛你。巴不能和你再談一會麼。我見你天天出去辦事。終日悶在那店裏。覺得很捨不得。你何妨辭掉那職務。終日陪伴着我。豈不大妙。至於你的用度。由我包管便了。說時。再伸開兩臂。抱住伊的頸項。做出十分親熱的神情。這時伊的心雖已被他打動。但還不會依從他的話。有一次。天下大雨。伊乘坐街車。從店裏回來。他將伊接到室中。就緊摟着伊的頸項。並不容分說。將他的嘴唇。直送到伊的嘴唇上。伊到了這當兒。覺得心裏

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感觸。言語形容不出。只得向他笑了。一笑。到了第二天。伊就回到家中。向房東說。已和一個女朋友另覓了個住處。不再租這裏的房屋了。當下伊就將衣服物件。一齊搬到公寓裏。並向店舖裏辭退了職務。實行和他同住。並倚靠他生活了。在這起初的一年中。二人相處甚歡。同心同意。幾乎夜間做夢也是相同的。但後來一天天的過下去。他對伊的神氣。就有些兒變動。伊說的話。他往往不以爲然。甚致伊笑了一笑。他也以爲不當。簡直是伊的言語舉動。都不合他的意思了。因此再到後來。每天晚間。他並不一定回家。在他的俱樂部中。又賃下一間房。算是他的住處。他是否一人獨居。或是另有所歡。伊起初並不明白。祇疑心他必又愛上別人。有時暗想他既能又愛別個女子。我也可以再愛一個男人。伊雖這般想。却未曾實行。勉強耐着性子。仍舊住在公寓中等他。十天當中。難得一天他回來了。伊如獲至寶。盡心竭力。逗引他快活。並揀他喜歡吃的東西。弄給他吃。怎奈他對伊已不

復有愛情。反批評伊一百個不是。這樣又過了些時。他竟然向伊明白宣布。說他已愛上了瑪迦萊特哈靈唐。並將和伊結婚了。伊這一氣。非同小可。曉得從前給他的愛情。已如擲之虛化。徒然造成這個大錯。伊氣極了。不由得恨

他切骨。恨不得撲到他的身上。握緊拳頭。痛打他一頓。甚致將他殺死。纔洩胸中之憤。伊又想到聖經上嘗說道。『侮辱婦女。應入地獄。』如今他分明已侮辱我。自當叫他入地獄呀。

(下期登完)

可驚之心算天才

培

去今十餘年。法京巴黎。有心算大名家出現。聲名大噪。其人年僅二十四歲。名奇耶克布。衣奴台。蓋一不讀書之無教育者。而心算之敏捷如神。

例如問以耶穌紀元以來。至某年某月某日。若以分計之。爲數若干。則轉瞬間即能答以幾千。幾百。幾十萬分。又以十二行之珠算乘之。僅二三分鐘已足。若以筆算加之。立能算出。衣奴台本不知三進乘法。有人教之。立即悟會。於是出題試之。即能應用此法。迅速答復。而無差誤。

某日被召至巴黎學士院中試驗。會中人同時出兩個問題。使彼解答。數學大家擺爾特蘭出左之第一問題。普安卡賴出左之第二問題。

(一) 千八百二十二年三月十一日。爲禮拜幾。

(二) 四千八百以二乘之。以一減之。餘數以六除之。

衣奴台轉瞬即答第一問題。爲禮拜一。并舉當日之時分秒數。又答第二問題。於是座中之學者。皆爲之咋舌。

天文學家弗蘭馬利榮。亦召衣奴台至其居宅試驗。問題爲四百二十七乘八百六十九。衣奴台僅六秒鐘即答以三十七萬千六十三。

德國著名良藥



女界至寶 烏雞白鳳丸

謹告諸君白鳳丸市上多矣欲購真有效驗之烏雞白鳳丸請認五彩花鐵盒盒面仿單印有農商部嘉獎一等獎章庶不致魚目混珠

治略列月經不調經期腹痛赤白帶下腰酸頭痛四肢無力頭暈眼花血氣兩虧子宮虛冷久不受孕血崩小產氣鬱痞塊飲食不思胎動腹痛產後失調各症難以盡述不論胎前產後一切婦女百病均見神效無病服之可壯身補體活血通經能免後來之病源誠婦科獨一無二之聖藥也(價目)一品每九洋一元加料五角雙料二角半單料一角加料小丸每兩五角單料二角半○函購即寄贈送丸藥全集○總發行所上海河南路老巡捕房對門廣東種德國老藥鋪○電話中央五一〇六號

小(2)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華吞電燈泡



光線充足 價相巧

最省電 最耐用

上海江西路四號西門子電機廠謹白
電話中央七五八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小(25)



野人記

(原名 Tarzan of the Apes by E. R. Burroughs) 胡憲生

第八章 獵獅 (續前)

次早，羣猿又大隊的向海濱出發。同類的肉人猿素來是不吃的，所以脫白喇的死尸，躺在原處，也沒一個去動他。他們這一次出軍，並沒別的緣故，不過是沿途覓些食糧，像菜葉、栗子、野波蘿等一類的植物，偶或也打些小獸、小鳥、龜、蛇、蟲、豸來充饑。走到半路，撞着了母獅賽婆，把他們嚇得爬樹不迭。原來賽婆雖然怕他們成羣結隊，他們成羣結隊也還是怕賽婆，見了總要躲的。太山也跟着爬到一個矮枝上蹲着，等賽婆威風凜凜在樹下走過的時候，拿起一個野菠蘿，拍捷一聲，賽婆頭上攢個正着。賽婆怒極，抬起頭，搖着尾巴，露出了鋼牙，錫攏了嘴唇，眼睛閉得像兩條線似的，向着太山大吼一聲。太山箕踞在樹枝上，也還敬他一聲。答了這個禮後，兩個就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看了一會，賽婆昂然大步向樹林裏頭也不回的去了。但是太山心裏卻另有一個計劃。他想脫白喇被他三四刀殺了，難道賽婆殺不掉麼，這番定得跟他去把他殺了，叫他們

看看自己的本領才好。他心裏還有一個意思，與這個不同些。原來他從曉得自己是個人以後，見圖畫裏的人身上都有皮蓋着，心裏異常的羨慕。他也漸知人比猿猴尊貴，那尊貴的地方，就在這件皮上，不然，何以猿猴身上沒有這個東西。幾年前，他羨慕人猿身上的毛，見自己身體光滑滑和



蛇皮一樣，恨得什麼似的，便想打死隻把獅豹，取他的皮披在身上遮羞。後來曉得了自己是人，人都沒有毛的，便

大山與衆猿見獅子來了便都上樹逃避

赤條條走來走去，心裏得意非凡。現在知道凡是人身上都有東西遮的，便又羨慕那東西起來。心裏左一個念頭，右一個念頭，一些兒決不定，不曉得究竟是赤條條顯出他是個人好呢，還是學着人披那又難看又討厭的皮好。那時婆婆已走得遠了，要追也追不及，便回轉來跟着大家慢慢的前行。但他身子雖是跟衆猿走，心裏還是盤算怎樣的殺那婆婆。一連幾天，那事總在他心上盤來盤去，兀是不肯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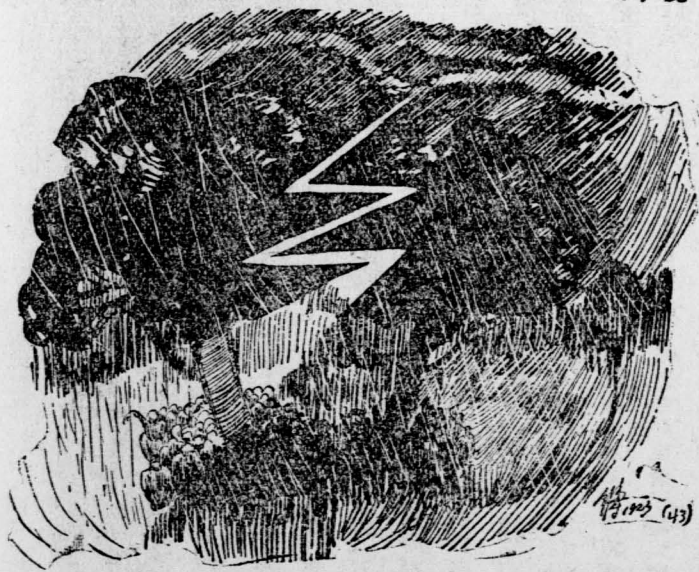
一剎那忽然深林裏伸手不見五指，黑得同黑夜一般，鳥獸的聲音，寂然沒有了，大大小小的樹，像中了風似的，枝頭兒都一些不動，好似預知大難將臨，嚇得動都不敢動。遠遠地只聽得一陣微慘聲，從空氣中低低兒的傳過來。一轉眼，那聲音已近了，來得愈近，響得也愈利害。林中無數幾抱的大樹，像天空中幾萬隻巨靈手揪住一般，都同時彎下地去。那時只有呼呼的風吼聲，和小樹的摧折聲，忽然間幾千章大樹，不服氣似的又霍地跳將起來，那枝

頭相擊聲和風吹葉落聲，聽着格外的可怕。這當兒，水銀般的電光一閃一閃從漆黑的烏雲裏直射下來，跟着就是震耳欲聾的霹靂聲。再一會就是傾盆大雨雲端裏直瀉下來。羣猿見這樣子，嚇得瑟瑟的抖，相抱着蹲在大樹根下，動都不敢動。巨奈黑暗中那電光格外閃得利害，雷聲又是連珠般的陸續不絕，還有那倒運的千年老樹，一着了電，便豁喇一聲劈做兩半個，還帶累了傍邊的樹子樹孫，給他倒下時壓得東倒西歪。那呼呼的颶風，又吹個不絕。風過處，吹折了無數大大小小的樹，帶着掃過去。林中的百獸，有的遭樹壓壞了，有的給風刮走了，斷肩折背，肢體傷殘的，更是不計其數。

那颶風直刮了有幾點鐘沒住。人猿也是自始至終窸窣窸窣又抖又怕的蹲在樹根下。心裏怕着大樹刮倒，又怕樹枝砸下來。那電光雷聲又把他們嚇得四肢麻木軟癱在地。直到風過了，纔能爬起來。那颶風也真是奇怪，來時突如其來，使人防備也不及，去時也是突然而去，前一分

鐘還是風雷交作萬馬奔騰，後一分鐘便風和日麗，春回大地，枝頭上的葉子，垂着點點露珠，影在日光裏，分外的鮮妍，萬花中沒遭封姨劫的，這時都欣欣向榮，燭然欲笑，林中萬物，好像已是忘了適纔的一場浩劫，依舊同素日一般，覺他們的舊生活去了。

太山經了這番苦，心中頓放一線光明，覺得衣服是萬不可少的，沒有了衣服，雨打風吹，說不盡的苦，從此殺賽婆的心便更堅一層。



大雷大雨時候眾猴都聚在樹下

四
接着一連幾個月，合族人猿都倚海濱而居。太山沒事便到小屋裏看看書看看畫，知識也一天天的跟着長進。但他那根繩子，總是刻不離身，準備碰着賽婆，便可試試他拋繩的手段。賽婆沒有碰着，許多小獸卻是晦氣，撞着了這位魔王，好好兒在地上走，兜頭一個繩圈天上落下來套住了，死得都莫名其妙。有一次他的繩圈套住了一隻野豬，那野豬不知道頸項裏什麼東西，便拚命的掙，太山在樹上立不住

脚，一個筋斗
擗下樹來。野

豬聽見後面
聲響，迴過頭

來，見是一隻

小小白猿，那

裏在他心上，

便挺着頭撞

來。還算太山

運氣好，跌下

來四肢先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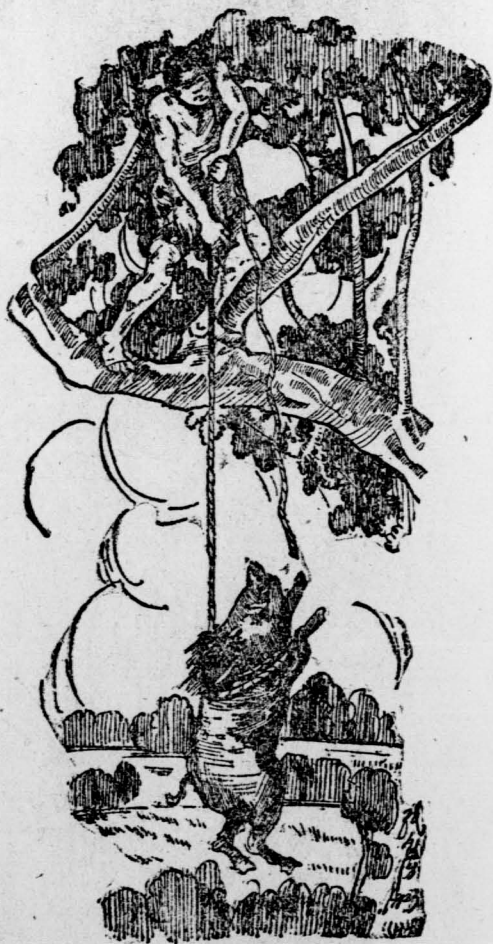
地，沒有跌傷，一骨落已經爬起，等到野豬一頭撞來，他同

猴子一般的跳上樹去了。他經一番經驗，又長了一個智

曉得繩圈的力量不是無限的，幸而這次碰着的是野豬，

設或撞着了賽婆，也把他拉了下來，那還了得，不是性命

都要送掉麼。



住套猪野將繩用山大

他這次野豬沒套着，反丟了一條繩，便窮幾日之力，紮一

條新的。紮好後，就帶着出去，爬到一棵大樹上，身子隱在

濃葉後老等。這地離水潭不遠，大樹下是衆獸必經之路，

果然等了不多時，幾隻小獸來了，太山志不在此，也不去

套他們，只是隱着身子等。虧他耐心，等了好一會，他立意

要捉的賽婆，果然昂着頭拖着尾把來了。太山忙在樹杈裏把繩做了一個圈子屏着氣等。一步，賽婆已將到大樹下了。兩步，賽婆已到了。三步，四步，賽婆已走過去了。這當兒，只聽得樹上悉索一聲，一個繩圈的溜溜直飛下來，賽婆聽得聲響，昂起頭一看，那繩圈套個正着。太山見已套

住他，便用手往後一拖，繩子就拉得緊緊的，趕緊把繩繞在樹枝上打了一個死結，他第一次上了一個當，丟掉一根繩，這次可乖了，賽婆覺得頭頸套住了，不知道是什麼東西，便抖抖身向前一縱，不道身子還沒到地，那繩子一緊，就全身在空中直翻過來，仰天跌在地下。太山預定的



太山用繩將獅子套住

戰略，到此居然步步成功，心裏非常的喜歡，便雙手拉住那繩，想把賽婆吊起來。他不知道別容易，吊那拳打腳踢的賽婆，卻比登天還難，賽婆身體既重，力氣又大，四隻

脚挺住了，只有大象可以拉得動他，其餘休想，太山是更不用說了。當時那母獅昂起頭一看，見冒犯他尊嚴的，又是那小白猿，不禁又怒又恨，大吼一聲，望着太山直縱上



獅將子繩咬斷向大山狂吼

來，不道他巨爪搭着樹枝的時候，太山早已爬上二十尺，高高的蹣跚着朝他惡惡毒毒的罵。那時賽婆已知套住他頭頸的不過是條小小的草繩，便咬住輕輕一鏗，繩已兩斷。太山急忙下來要拉，已是來不及，繩已斷了。一場辛苦，全歸泡影，氣極了，便坐在枝頭上，向着樹底下的賽婆扮鬼臉叫罵了一陣。

賽婆也在樹下踱來踱去，足有好幾點鐘，又望



太山向衆演說用繩套住獅子的事

上縱了幾丈。但他要捉太山，還是捉樹頂的風容易些，跳了幾丈沒用，賽婆也不跳了。那時太山鬼臉已扮得厭煩，罵已罵得口乾，不耐煩再留在此地，便搶了一個爛果子，膩滑滑的攪了賽婆一臉，嘯一聲，撥轉身子飛一般的從樹裏回家去了。到了家裏，便挺胸凸肚，搖頭擺腦講方纔的事。喀卻克聽得心動。卡拉聽得笑逐顏開。

(未完)

通易信託公司銀行部

儲蓄廣告

本公司存款利息向從優厚現為獎勵國民儲蓄起見特將儲蓄存款利率更為提高定期儲蓄年息自八厘以至一分二厘活期儲蓄年息自六厘五毫以至一分均視存期之長短以定利率之高下各種章程彙印成本如承惠索請當奉贈茲將儲蓄方法列左

甲種

零取

乙種

整取

丙種

存本取息

丁種

整取

戊種

零取

通易信託公司信託部

墊款購券廣告

欲購各種有價證券，而現金不足，將奈何？本公司可以墊款代購！

墊款購券之法可使小資本家得參加於大企業一方面又能獎勵儲蓄日本行之最盛本公司獨先仿辦欲閱詳章函索即奉

地址 北京路山東路四一二七一號

電話

董事室中央七六一四
經理室中央四〇〇二
營業室中央六〇一六

電報掛號

中文 二四九六
英文 Tunyht nee

總經理 黃瀚初

副經理 錢才甫 周守良

通易信託公司 銀行部 信託部 啟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王敦常編

票據法原理

一册定價七角

是書就吾國現行各種票據分門別類逐一說明。莊票匯票期票支票之區別。錢莊營業之分類。言之尤詳。末附草案法規。共分五章。為研究票據法必備之書。

商務印書館發行

1 9 2 3 年 新 到



橡 皮 底 鞋

男女黑白 大小俱備 輕便耐久 到處適用

◀印 有 價 單 承 索 即 寄▶

Made by La Crosse Rubber Mills co.

中 國 獨 家 經 理

上 海 商 務 印 書 館

本館另有下列各品發售 品質精良 定價公平

中 西 文 具	繪 圖 用 器	活 動 鉛 筆	自 來 水 筆	游 水 衣 帽	網 球 球 拍	運 動 用 品	照 相 器 具
------------------	------------------	------------------	------------------	------------------	------------------	------------------	------------------

SALES OFFICE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C 453 Honan Road, Shanghai

淵 隔

太戈兒原著

邦傑

我同蘇拉巴拉，一道上一個女學堂，常做結婚的遊戲。我到伊家中去玩的時候，伊的母親極寶愛我，將我和伊并坐在一起，自己說道：「好一對小配偶啊！」

我那時還是一個小孩子，不過伊所說的話，我完全懂得。這個觀念存在我心中，好像一個根似的，覺得我在蘇拉巴拉身上，有特別的權利，是別人所沒有的。因着這種權利，我常常要責罰伊，虐待伊；伊也服從我，對於我的責罰，毫無怨意。村中的人，都稱讚伊美麗；但是像我如此暴戾的少年，對於美麗毫無所動，——我覺得蘇拉巴拉，好像生出來就是屬於我的，因此我當伊是一個特別可忽略的人。

我父是曹底胡利家中管理田地的人。我之所以學寫，學算，學着管理田地；在別地方替我尋找收租的練習，都是由於他的意思。我心裏却不喜歡這種主義。那時候尼耳拉單，偷着逃到加耳加達，讀了英文，後來就成了一個縣官的總祕書；我的志向，私自決定了：要做裁判廳的總祕書，不過我這時候還不能做一個縣官的祕書呢。

我常常看見我父親對於官府們，非常的恭敬，我自幼就知道人都送一些魚，肉，菜等等禮物給他們。因這個緣故，我心裏也極其羨慕恭敬那些屬員，如祕書等等。這都是孟買城受人崇拜的大人。人民崇拜他們，比崇拜賜幸福的干勒司還利害，他們將平日獻給干勒司的東西，都獻

給這些官員。

我因受了尼耳拉單的影響很深，便也捉住一個機會，跑到加爾加達去了。我在那裏，住在我同村的一個熟人家裏，後來又得着了我父親的供給。因此我就起首讀書。

除讀書外，我又加入了政界的交游中。我忽然間將生命獻給了國家，覺得事情緊急得很，對於這事，我毫無一點疑惑。我不知道這件大事，應當怎樣着手，也無人告訴我。雖是如此，我的熱情，一點也沒減退。我們鄉下的小孩子，

決不像加耳加達城中的孩子一樣，對於無論什麼都蔑視，所以我們的信仰很深。我們的領袖演說時，我們忍着餓，受烈日的薰晒，到家家戶戶門口召集到會的人，或是站在路旁散佈傳單，或是在演說會中安排桌椅，若是有人細聲說了一句反對我們領袖的話，我們就預備同他廝打。因這些事，城中的孩子，就笑我們是鄉下人。

我到加爾加達只做了一個書記長，但我本來是要預備做裁判所秘書。

這時候蘇拉巴拉的父親同我父親，彼此說合，將我們的親事說定了。我到加爾加達時，正十五歲，蘇拉巴拉纔八歲。我現在十八歲了，我父親以為我應當成婚時已經過了。但是我自誓決意終身不娶，為國犧牲；所以我哄着我父親，定要等我畢業後再成婚。

兩三個月後，蘇拉巴拉嫁給一個名叫蘭羅占的去了。我那時正預備召集振興印度這件事，在我思想中並不介意。

我的功課讀完了，正預備去考中學課程的當兒，我父親就死了。我並不是孤身，我還有母親和兩個姊妹。因此我只得離了學校，去尋生活。費了好多手續，纔得了一個小學教授的位置，這小學堂在老克哈利小城中。

我想這不是我目的的地方，用我的教訓，勸告，我要將一個個小學生都養成印度將來的大將。

我起首教書，纔知道此處攻書的事，比將來的印度事大。學校的校長，見我說了功課以外的話，就大發怒。過了幾

個月，我的心就灰了。

我並不是一個天才，在家庭閒靜之中，我可以想出很高遠的計畫，及至到了任事時，也只能負着軛，學馬牛一樣，受人的驅使；從早至晚，要垂頭教書；到了日落時，只要弄點東西充飢，就算滿足了，這種人真可說無做事的精神了。

教習中應有一個人住在學堂中防備火燭。我是一個孤身，這件事自然歸我擔任。我住在一個小茅屋中，離學堂很近。

學堂離開城中的居民，有一箭路，旁邊有一個大池。池的四面有許多菓子樹，周圍却很涼爽。

有一件事，我忘了說，我想也不值得一說。原來蘇拉巴拉的丈夫，也住在這裏不遠的地方，我知道蘇拉巴拉也在那裏。

我漸漸認識了蘭羅占，我不知道他曉得我從前同蘇拉巴拉的事情否？我乍認識他，也不願向他提出這事；就是

我自己，也不覺得蘇拉巴拉在我的生命上有什麼關係。一天，我去會蘭羅占；所談的事，我不大記得清楚，大約總是關於當日印度的愁事。這個題目，不但使他感慨激昂，就是無論何人，這時口裏含着煙斗，對於這個題目，也要發出無數的牢騷。

我們正談話的時候，忽然聽見隔壁房中有頸飾的叮鈴聲，衣服瑣碎聲，和輕步的聲音，我似乎覺得小窗的洞中，有兩隻睛注視着我。

我聽見了這雙眼睛，陡然使我記起從前的一雙眼睛，——一雙大眼睛，射出誠樸的光，含着女兒的愛，黑瞳淺睫毛，——極平靜的注視着我。我的心，好像忽然發一種隱力吸住，異常痛苦。

我回到家中，但是仍舊疼痛不已。無論讀書寫字，或是做別的事，都不能避去這個痛苦。這個痛苦，好像一個重錘，懸在我的心絃上。

到了晚上，我心裏平靜了一點，我於是回想起來：「什麼

東西使我受痛苦？裏面似乎有一個回答道：「你的蘇拉巴拉在那裏？」我答道：「我因着自由的意志，所以拋棄了伊，我自然不希望伊終身等候我。」

但是有一個聲音，仍舊繼續說道：「那時候你只要答應一聲，就可以得着伊。現在你却沒有一個機會見伊一面，你幼時的玩伴，雖然走到你跟前來，你雖然能聽見伊頭飾聲，嗅着伊頭髮的香味，——但是你們中間，却有一道牆隔絕着。」

我答道：「事雖如此，蘇拉巴拉與我，又有什麼關係呢？」

我心下繼續想道：「這時蘇拉巴拉，固然與我沒有關係，但是伊從前可以與你有什麼關係呢？」

唉！那是實在的啊。伊從前可以與我有什麼關係呢？伊可以作我親愛的人，親近我，分受我一生的快樂和憂愁。現在呢？伊離得如此的遠，如同一個生人一樣；連看一眼也是被禁止的；談話更是辦不到；若是要想伊，那便是犯罪——這麼一個蘭羅占，不知從什麼地方跑出來，口裏只

念了幾句經，就將蘇拉巴拉佔去了！

我並不是要造作一條法律，或是改革社會，我並不願意將家庭的的束縛解除了他。我只不過將我的思想說出來，不過不屬於道理的罷了。我不能將我心裏的蘇拉巴拉，拉除出。伊雖住在蘭羅占的家中，我却總覺得與我很相近。這種思想，雖說不近情理，但是是屬於天然的情感呢。自此以後，我不能做什麼工作了。中午的時候，孩子們在我面前念書；外邊的天然景色，都被陽光晒着；花的香氣，隨着南風吹到我房中來；這個時候，我願意……但是我不知道願意作什麼，我只能說，我不願意犧牲我的光陰，為將來的印度做這無意識的教授。

放了學，我更不能再住在這孤寂的大房屋中，並且若是有人來拜會我，使我生愁。我有時坐在池邊，聽見懶懶的風，穿過樹葉，發出微嘆聲；我時常想着：社會完全如一面蜘蛛網，人人在在可以走錯，無人能在正當的時候，做正當的事。等到事情過了，又痛心追悔。

我本來可以娶蘇拉巴拉，同享家庭的幸福。但我那時想做秘書官，到底做了一個助教。蘭羅占也沒有什麼特別的長處，可以做蘇拉巴拉的丈夫——在他眼中，他覺得蘇拉巴拉，是同別的婦人一樣——他娶伊的時候，並沒有什麼特別的舉動；他雖然從政府那裏掙了很多錢，但他對於飲食上異常刻苦，他發怒時，就罵蘇拉巴拉；他快樂時，就打伊取笑。他的身體，也異常肥胖，衣服穿得很鬆，從來不到池邊看天上的星和晚景。

蘭羅占被調到別處去，耽擱了幾天。蘇拉巴拉在家中，也如同我在學堂中一樣寂寞。

我記得這是星期一。天空從早晨就被愁雲罩住了。到十句鐘，更昏暗了。學堂的校長，見天色不對，就提早放學。這一天天空中的那些黑雲，都往來跑着，像要做一件什麼壞事似的；第二天到了下午，就下起雨來；雨勢甚大，乘着狂風。到了晚上，風雨更急了。先前風還是向東吹着，後來就漸漸改了西向。

這天晚上，實在睡不安神。我知道風雨如此的急，蘇拉巴拉却是獨自一人在家裏。我們學堂的房子，比伊的小屋（與吾國茅棚相似）要造得堅實些。我好幾次想請伊到我學堂裏來，我自己可以到池子邊上去度夜。但是我沒有這個勇氣。

到了早晨一點鐘的當兒，海水的浪吼着，向我們這裏衝了來。我離了自己的房子，向蘇拉巴拉的地方跑去。路上有一個淺水池，我涉着水過去，水到了我的膝上。我上了池隄上的時候，第二陣浪打了過來。堤的最高處，離平地約有十七尺。

我剛剛上了堤，堤的那一邊，也爬上來一個人，這個人是誰？我全身的纖微都知道，我的心大大吃了一驚。我也知道伊認識我。

在一個三碼的小島上，我們兩人站在那上面，其餘都被水淹了。

這時天空已平靜了；星辰也出現了；地球的光，都掩熄了；

若是我們這時候談話，本無什麼防礙。但是我們却訥訥無言，問安的話也掙不出一句來。我們站在那裏，只向黑暗的地方聽着。在我們的腳下，有那急湍的黑浪翻騰着。

蘇拉巴拉今天棄去了一切，到我這裏來了。今天伊除了我之外，一無所有。這個蘇拉巴拉，自從那遠年的兒童時期之後，不知經過一些什麼黑暗的祕密，這時候又回到光明的人生來了。伊經過了無數的時日，今天却拋棄了世界一切，來到我身邊，站在這危險的波濤當中。生命泉源的花，會在我面前放苞，現在這惡潮又要將這生命之

花帶了去。波浪再衝打一陣，我們就要死去了。願這次浪不要衝來。願蘇拉巴拉永遠去活着，享受家庭的幸福，子孫圍繞着！這天晚上，我可是嘗着了天然毀滅的滋味呢。

夜晚過去了，風雨也息了；蘇拉巴拉不說一句話，就回到自己家中去了；我也不則一聲，自己回了學堂。

我回想着我既沒做官，又沒做到總祕書，只做了一個叫化子學堂中的助教，這是實事。但是這一晚，却看透了自己畢生的路途。

那一晚可以算是說這一生無限的夜中最榮耀的一夜。



畫家趣事談

賓虹

沈韻孫大令瀚。籍浙江。宦游湖南。數十年鬱鬱無所遇。情性瀟灑。喜爲繪事。胸中磊落不平之氣。一一寄之於畫。山水師董華亭。踔躑凌厲。似又過之。竟日濡染無倦容。嘗蓄金冬心畫硯。昕夕摩娑。不忍釋手。出則製巨囊貯之。佩於腰間。雖嚴寒盛暑。靡不挾持。如是者有年。好而有力者。觀其屢空。嘗欲得之。祕勿與觀也。無何牀頭金且盡。會頭需計無所出。不得已質之他人。獲數十金。遲遲不能贖。懊喪久之。日益發憤作畫。銖積寸累。集所得畫資若干金。倍其值以償之。始獲物歸。是不啻環還合浦。璧返連城。其愉快有越尋常者。方謂墮歡重拾。古緣不慳。雖孔方兄。時有絕

交之書。甯甘槁餓而死。惟茲石友。當畢生共之矣。乃居數年。境益貧。區區長物。終不能守。良可慨已。曩旋新安。見有買湘中者。藏其所作畫幅。言其爲人。有古君子風。余心慕之。然其身入仕途。不能倖得富貴。多藏金帛珠玉以誇耀於人。而徒斤斤於片石得失之微。同於敝帚之自享。爲計已拙。況乎硯既不存。人亦物化。近十餘年。有自三湘七澤來者。能言其軼事良寡。今日談畫之儔。於卑陋惡習者。睹其一藝。猶津津樂道之。賢而隱於下位。矯異特立。如沈大令。且或吝焉。稽其姓名。曾不著於載籍。因述其事。以見畸人梗概云。



新華儲蓄銀行

本行為勸勵儲蓄起見辦理各種優利儲蓄存款詳章繁細茲將摘要數例如左

丙種儲蓄

一次存洋三十七元六角八分八厘十年期滿可得本息洋一百元

戊種儲蓄

一百元以上存款定期五年者可得息一分二厘每滿半年付息一次

己種儲蓄

每月存洋一元滿二十年可得本息洋七百八十五元九角八分三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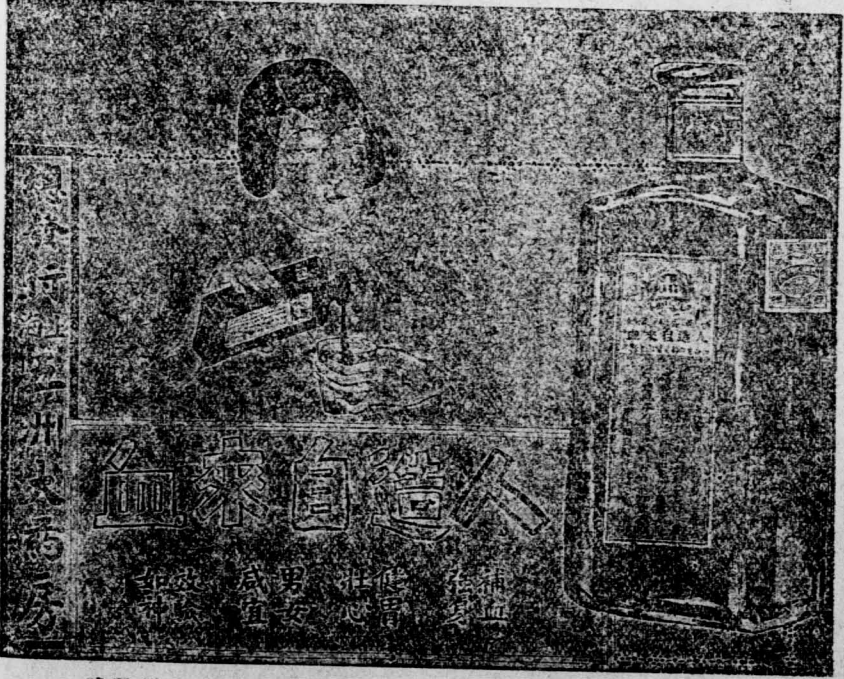
庚種儲蓄

每月存洋一元一角七分四厘滿十五年可得本息洋五百元
 以上粗舉一斑數目多寡期間長短各有規定任存戶選擇詳章函索即寄

總行 北京廊房頭條
 分行 天津法租界
 分行 上海天津路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生榮死哀

雲

北風烈烈。吹得落葉蕭蕭瑟瑟。宛似雨聲一般。半開着的梅花。在那修長的路旁栽着。三兩朵金黃色的花。從花蕊中透出微微的香氣。隨着那虎虎的西北風。直送到秋岡村裏。這時暮氣沈沈。紅色底晚霞。隱約在雲端。村中暗淡的古剎頂。已經被砲火轟去。牆上密佈了黑色窟窿。彩色的雲。漸漸歸去。天空便立刻沈靜黑暗下來。寒凍的晚風。吹着一陣子烟霧氣。血腥氣。都隨着風和梅花的香氣混合。還有嗚嗚咚咚的軍樂聲。也跟着風四散開去。大地上面。沒有一些活潑的生氣了。

冷清清的月光。和亮閃閃的繁星。都滿蓋着天空。岑寂的

宇宙。復清晰起來。那棄在地上的刀槍。都像電光一般的耀着。那未經炸裂的炮彈。有時轟然響了一聲。射出些紅光。但轉瞬熄滅了。垂死的戰馬。躺在地上。微微將尾巴搖着。有時把前蹄向泥地踏了一下。舒緩他的痛苦。那時四面受傷的樹林。都撐着殘枝敗葉。等候那雨水來潤澤他。但是月光偶然被烏雲遮住。蒼茫的夜景。忽又飄渺了。一天戰爭停止的晚上。那戰死的軍士們。都抬去埋葬了。那陰沈可怖的大地。偶然聽到些聲息。霎時很遠很遠的過去了。

這時有一種很悽涼的嘆聲。在梅花的旁邊呻吟着。唉。這

是什麼呢。原來那裏躺着一個將死的少年軍官。已經受了很重的槍傷。祇存了一點微微的生氣。獨自個躺在血泊當中。保守他的安靜。等那死神之惠臨。他直挺挺地躺着。兩隻眼睛。仰着天。嘴唇微微張開。他的面龐和月光一樣。的灰白。一隻手墊在他的身子下面。按住他的傷口。他的制服。都給血水浸染得鮮紅。他的力氣。絲毫沒有了。在他面前。却沒有一點光明和希望。他曉得他將要死了。與這世界將永遠決別了。他不再想到什麼是榮譽。是殺敵。有時覺到悲傷。但也不想這些了。

他抬頭看見一棵樹。樹頂被砲火擊去了。他想這樹恐也不久於世罷。但或者還有再生的希望。祇有我除了今天的晚上。再也不能與世界見面了。他那裏能够住住他的悲傷。熱騰騰的眼淚。便從他眼眶中直滴下來。唉。那裏是淚。是鮮紅的血。他垂着頭。低低的嘆了一聲。

月光暗淡。梅花的香氣。微微的透進他的鼻孔裏。他覺得清醒了。他忽然立了起來。精神抖擻。傷口一點不覺疼痛。

身子很覺強健。他在路上走着。走得很快。直指那秋園村的路。上走去。在他的前面。站着一夥人。他想找個熟識的朋友。他竭力向前走。兩隻腳一點不着地。到後來給他趕上了。那夥人立刻分出一條路。讓他走。一個偉大的人。站在階石上。叫道：「童吉銘」哥。你來了麼。他立刻跑到那人的前面。忽又覺得全身很沉重。呼吸不靈。一句話都不能說。先前的強健。依然消失無遺。手足麻木。傷口痛得很利害。可憐他這時沒有支持的能力。仍舊直挺挺的躺在地上。

面前的景物。刹那間飄渺無蹤。在他的右邊。祇有一個無頭軍人。他起先不認識他。但看見他穿的衣服。他纔識得這是他的兄弟童敬銘。他回頭再看。有許多人從那面來了。也有認識的。也有不識的。但是這夥人的肢體。沒有一個是完全的。身上都濺滿了鮮紅的血跡。和他一樣。夜深了。月光暗淡不見了。什麼景物都沒有了。梅花旁邊的他。依然直挺挺的躺着。他身上沾滿了晶瑩的寒霜。冷

氣愈加逼緊了。

驀地裏一個穿白色衣服的青年婦人，從秋岡村的路上走來。伊的眼兒向四面瞧着，似乎是在找什麼似的。心裏很憂急，脚步很匆促。伊的玉容，慘淡可憐。伊走到梅花的旁邊，伊看見他了。看見伊的丈夫童吉銘了。伊雙膝跪了下去，俯着伊的身子，捧了童吉銘的首，接了一個吻。兩行清淚，滾滾的滴到童吉銘的臉上。和寒冷的冰霜一樣的皎潔。

伊低低地喊道：「吉銘我夫。」他猛然聽到伊叫的聲音，他立刻想回答伊。但一陣的熱氣，只望喉間衝出來。他那裏能夠回答。一片寸心，像小鹿似的東奔西撞起來。屢次要從他口中訴說別後的情況，但被他的痛苦，倒縮住了。

伊低聲喚道：「吉銘我夫。吉銘我夫。」……伊有許多話要伸說。但是給悲傷遏住了。除了「我夫我夫」再也不能說些什麼。惟有和他接吻。

伊從衣袋裏拿出一本祈禱書，擺在他面前，喃喃地禱求

着。聲音低微，很是清晰。他聽了伊婉轉微妙的音韻，心腔的煩惱，漸漸消失。他想我真幸福。得伊來給我懺悔，痛苦或者可以減少了罷。他藕絲般的一口氣斷了。他於是真的死了。

伊立起來，很命的狂呼一聲：「吉銘君。吉銘。」伊又道：我希望你立即升到天堂，永遠不受戰爭的痛苦……你是爲着社會，爲着羣衆，纔捨了身子去流血。慈悲的上帝，必降幸福於你。你肉體雖死了，你的靈魂很清潔。慈悲的上帝，必送你往天堂。你大着膽去罷。伊再和他接吻。接最後的一次吻。伊很堅決的揩乾了眼淚，悄悄的回到秋岡村裏去了。

一對新婚的夫婦，緩緩的從修長的路上走着。他們很親密的攜着手。在那秋岡村的路頭站着。他指着戰勝的紀念碑道。我妻，這便是好友童吉銘戰死的鐫名碑。伊點着頭道。他不是爲了剿匪死的麼。他道是的。未戰以前，我和

他說這次戰爭是我們得榮譽的機會了。他斥我是沽名釣譽。唉。我妻。你想倘沒有這次戰爭。我們那裏能够博得少將的頭銜。我不得少將。怎能與你結婚呢。現在少將得了。婚也結了。這次戰爭實在受賜不少呀。

伊低了頭。聽他說完了。眼圈兒紅了。伊的眼滿含着淚珠。低聲道：「他有妻室麼？」

他知道婦女的心腸是很軟的。伊聽了他的死。就悲傷不住。唉。戰場上死幾個人。有什麼希罕。誰應先死後死。是在人的僥倖罷了。他便答道。他妻室從他戰死之後。現在也

鬱鬱以終了。他倆說着。便向前走去。

他們過去後。有個衰年老婦。也從那裏走來。他老了。彎着腰。頻頻的咳嗽。枯黃的皮膚。許多皺紋。現在額上。他襤褸的衣服。已經褪色。一跛一步。他悲傷到極點了。

他在石碑的座下。聽人家念着「童吉銘」三字。他昏暈的倒了。緩緩的甦醒轉來。把枯臘的手揩乾了他的老淚。低喚道：「吉銘親愛的我兒。」你往那裏去了。他的心上下跳個不住。彎下身去。摘了菜梅花。插在碑前。悄悄的回到村裏去了。嘴裏還嚷着。唉。戰爭啊。戰爭啊。



學費的來源

楊世海

張之春和我是從前的老同學。我昨天在公園撞着他。才知道他現在在第一中學四年級。暑假後就畢業。聽說畢業後。還預備進南京東南大學。我心裏好生奇怪。他是一個父母雙亡的孤哀子。又沒有什麼家產。這是我曉得的。何以現在他還有錢進大學。難不成他得到了頭彩麼。再一想不對。他和我在高等小學同學時候。用錢很省儉。人又很誠實。決不像有性格想得頭彩的人。但是他既不會買彩券。得到頭彩。何以有這許多錢上學呢。我因好奇心重。不覺就問他。於是始曉得他學費的來源。原來張之春十三歲那一年。他所住的地方大鬧瘟疫。他的父母同時染疫。他因年幼。糊裏糊塗。不知道作孤兒的苦處。由他外祖母帶去養在身邊。到十六歲進中學的時候。用錢很多。他外祖母就對他說。你既有志向學。這是很好的事。但不過錢用得太多。現在你已有十六歲。當然知道事情。我不能不告訴你。你且聽着。你的父母。全都死了。我做外婆的也沒許多錢。你知道你

上學讀書一切費用那裏來的。我不說你不明白。現在每年有你父親遺下的貳百多塊錢可得。但是可得這錢的期限。只有十五年。現已得過三年多了。再過十一二年。你的學問若不成功。你也惟有輟學。所以你現在一要功課認真。趕得上期內畢業。二要每年省些下來。防以後求高深學問時。這點子學費要不夠。這筆錢是你父親的人壽保險。共是三千元。因為省得自己當心。存在公司裏。分十五年領訖。每年連利拿出來。共有貳百多元。這公司上回你也去過。可不用我說出來了。

純粹華商組織 壽險專家管理

華安合羣保壽公司

保障確實已付賠款五十餘萬兩

總公司 上海
北京路四路川路角

分公司 設各省各埠
餘百處

電話 中央一零七三
四

詳章函索即寄



第一篇

王錦南

丁文生先生主任的文學月刊自從去年得着萬國文學審查院特贈一座文學優勝者的金盾以後。這月刊的聲望益發一天高似一天了。國內許多有名學者的作品。不論新的舊的。他都一一搜羅刊登。好在他資本雄厚。對於一般腦力勞動者。極為重視。原來這月刊社的主人趙賢臣。當初也是個貧士。很受過資本家的輕視和虐待。後來得了世界文藝比賽大會一千萬金元的獎金。就發願為一般寒士吐氣。邀集許多同志。共同辦了這個月刊。完全取公開主義。不震虛名。不伐異同。每期刊在第一篇的作品。必得編輯部多數的同意。所以讀者和著作家。都極重視這第一篇的位置。

他這社設在一個特建的花園中。廣場十里。風景絕佳。凡

是一切人生應具的需要品。都一一設備着。裏面供養着會刊過第一篇的著作家二百九十七人。無論要甚麼物事。只消一個電話。就咄嗟立到。而且社主並不一定要責成每月應繳若干字數的規定。只你高興了就做。不做也不來逼你。所以住在園中的人。真舒服極了。編輯主任丁文生。是他們大衆所公推的。這實在因為丁文生確有許多令人佩服的地方。他們因為要舉行三十週年紀念大會。預先在各大日報上。登了一個告白。徵求愛讀他月刊人們的贊助。這消息宣佈了不到一星期。就有一個不具名的實業家。送來一張十萬元的銀行支票。指定贈給第三百期的第一人。社主趙賢臣。又另外加贈十萬元。這種破天荒的巨大獎勵金。在國內文壇上。到是創舉。所以全

國著作家。都預備着幹這名利雙收的事。

青年著作家姚志成。自幼被慈善會裏一個董事送入貧兒院。十餘年來。刻苦勤學。一心想在文學界露個頭角。現在仍在本院當着主任教員。還在外面擔任了兩處女子師範的手工教員。文學月刊上。也時時有他的著作。只不過總不能刊在第一篇。他雖數次接到社中來信。約他晤談。但是他的志趣很高傲。除非獲得冠軍。纔與他們相見。他近來益發用功了。得了這個鉅額的獎金消息以後。突然發生一種感觸。因為他在五個月的某日。由文字的關係。得了一個好友。學業因而增高不少。他這好友陳無負女士。現在當着婦女協會一個日記的職務。品格既高。學問也很好。兩人意氣。很是相投。就在一天好春之辰。訂了口頭婚約。好在他倆都是個獨身者。這婚姻相當然操諸自己之手。志成拼命用功。原想早些成名。舉行他美滿無上的嘉禮。無負更是日夕盼望着。因為他倆感着孤身無靠的苦痛。都願有一個家庭來安慰他們的心神。這實在

是人類圖存的一個表徵。也是一切人們同具的心理。現在那月刊懸着這麼鉅大的獎金。焉得不動心呢。他正在想入非非的當兒。驀地闖進了個豐姿婀娜的女郎來。瞧他神情。很是急促。像有甚麼重大事情似的。志成請他坐下了。很溫順的問道。「無負。你這樣急迫地趕來。可是爲了文學月刊懸賞的事情麼。」那女郎拭了拭額上的汗珠。點點頭道。「是的。志成君。你已預備了麼。我得了這個消息。歡喜得什麼似的。我很希望你成功。我想這個位置。決不能讓別人佔去。你應當努力……」志成很感動的聽着。覺得他愛我的心。已熱烈到了一百二十分。陡的立起身來。握着他的玉臂。顫聲說道。「無負啊。我知道我的責任了。願你助我。願上帝佑我們……」

月圓時節。文學月刊的三十週年紀念號出版了。一般智識界的人們。都在那裏嘖嘖讚美第一篇的文字。「爲甚文筆這般流利的陳無負女士。向來不見過他的著作呢。這陳無負女士。又是個甚麼樣的人呢。好在他們社中要

舉行給獎典禮。那時倒不可不去一觀芳姿……」這種議論。霎時佈滿了各人的心坎。這陳無負女士五個字。也深深葬入各人的心裏去了。社主和主任等。因為甄選的作品。得了國人滿意。也分外有興。預備舉行一個大大的禮節。好讓各人心腦中。都永遠紀念着這個陳無負女士。和他們的文學月刊。

市民大禮堂鐘聲一鳴。參與這給獎典禮的人們。都魚貫入座。躑躅踏踏。塞滿了五千個座位。文學研究會和婦女協會。也派了許多男女幹事。來維持會場秩序。只見演說台上開幕後。趙賢臣居中立着。對大衆鞠了個躬。就用傳聲機演說他舉行這禮節的旨趣。一陣拍掌聲中。那個萬流景仰的陳無負女士。像輕雲出岫般。被衆人擁上台去。這時台下觀衆。像暴雷也似的起了一陣掌聲。表示他們歡忻鼓舞的誠意。那社主趙賢臣。便提高了嗓子。請陳無負女士報告他自己的曆史。旁座十幾個新聞記者。都握

着筆向他望着。他向會堂四面觀察了一遍。却見遠遠一個青年男子。睜着兩眼。發出很可怕的兇光。直望自己面上射來。他不覺喫了一驚。趕即收回目光。鼓起全身勇力。向大衆把自己的身世。和投稿的經過。詳細細演述了一遍。末後他就挾了他應得的二十萬元獎金。安然歸去。

* * * * *

距這事後的第三天。每日晨報上有一則極觸目的新聞。標題叫做。

「一個自殺之青年」

昨晚十一時許。省會警察廳在敦品里陳無負女士宅前。發現一自殺案。死者爲一青年男子。年約二十三歲。搜其衣袋。但有文稿一捲。與文學月刊三百期第一篇之文字相同。而竄改處甚多。似屬初草。據現在調查所得。但知死者名姚志成。係貧兒院教授。平日學行甚佳。此次究因何事自殺。尙待偵查。

大前門
香烟



確用上等佛及尼埃
烟葉製成氣味芳香
每色十枝每聽五十
枝攜帶便利各處烟
紙店均有出售

英商駐華
英美烟公司總理

有限公司

羊城客話

許塵父

粵之風土病

上述粵中奇病數則。病固奇。而治方亦不可解。外此尤有風土病數種。最普通者。爲溼毒與癩毒兩種。兩粵南部近海處。地勢卑下。一遇陰雨。雖內室均如經雨。以故溼毒極重。而外省人尤感痛苦。每疾作。周身奇癢。始起於手脚之丫。漸及於四肢胸背。以至龜頭腎囊。均有極小之疥癬發現。破之。有水流。出。卽愈。未幾又生一粒。其劇者。至脚手皆腫。小瘡彙成大瘡。血毒潰裂。狀至可怖。據醫者言。此謂溼毒外發。症最輕。若蘊藏內部。不得發洩。可致性命之憂云。治法。粵人用一種毒蛇。殺之。滴血酒中。飲之。三日而愈。所

謂奇蛇酒是也。（按某醫言。奇蛇酒以新鮮者爲佳。若製成既久。效力漸輕。故外省所售之酒。常不敵粵中現殺現飲之效也。）若不慣食蛇者。則用臭藥水。或藥水棍。每日沐浴。亦驗。特較緩耳。往歲余兄弟皆患此。卽以熱水浴治愈也。癩毒發於山嶺深遠處。而廣西爲盛。羊城較少。在一定時期內。涼望山中。如有濃霧。若隱若現者。卽瘴氣之形態也。人至此時期內。身體常感不快。精神爲之萎頓。其劇者。能釀成疫癘云。亦可畏也。此等癩毒。極易感受。惟慎於烟酒者。可免云。

冠生園老牌

菓子牛肉食品

精潔衛生鮮美無比

本園發明各種精製食品如果汁牛肉結
汁牛肉出核陳皮梅南華李桃精龍華桃
脯等製法精潔裝潢雅緻隨時取食甘芳
鮮美有益衛生而攜帶便利經時耐久尤
為特色購者請注意本園老牌庶不致誤

發行所

上海 九畝地
漢口 後城馬路
杭州 西湖各處

各省均有代售

上海冠生園謹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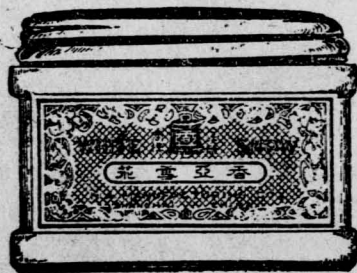
請認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雪花膏



金鐘牌化妝
品乃最精美
之國貨



各埠洋貨店均有代售

上海香亞公司製品

請認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荒服鴻飛記

第十八回

壁綺障崎人觀豔遇 罵玉郎怨婦泣終風

第二天吳德溥在原時間內，到波斯商肆去。剛好送信人也到店中，見了吳德溥，立刻上前行禮道：萬幸之主，在你目光中看來，我不過是大漠中一粒微塵。但是你萬幸之主，肯暫屈尊嚴，允許我略效微勞，我很願引你上一處去。有人要當面報告一件你要聽的新聞，吳得溥道：好，你引我去便了。只是據我看來，你也有眷屬的，論不定已經有許多孩子。這裏有一紙鈔票賞你，你要不要？說着，拿出一紙盧布票來給他。他接了去，深深道謝。還說蒙萬幸之主賞賜，他們明天不至挨餓了。波斯商人笑道：萬幸之主你



手太寬了。他沒有妻房，那來兒女呢？那人辯道：請你不要聽他的讒言。我妻子都有，只不在此地罷了。吳德溥催他道：你錢到手，不必多談，趕快引我前去。到了街上，又問他：是不是上柔革舖去？他說不是，問他往那裏去？他說道：萬幸之主，那去的地方，是在貴族薈萃之區，行政公署附近。吳德溥道：你怎會認識我？那人道：我們波斯人那有不認識你萬幸之主的呢。這句話回答得很顛預。果然波斯人是沒有不知道吳德溥的，就是沒有見過，也是聽見他的大名的。只是那寄密信的婦人，住在俄國貴族薈萃之地。吳德溥很有些不解，因為那條街離倫敦旅館不遠。吳德溥知道在那條街上住的，都是俄國上流社會中人，不是

富豪就是政府中的執政同軍界要人。爲何那女子也住在這裏呢。不多一回。他們已經到了一所住宅前。畫棟飛雲。珠簾捲雨。矗立在一個極大花園中間。那人引着走到一個小門邊。輕輕打了一下。有個穿長袍紅鬚長爪的波斯人出來開門。向吳德溥行禮。請他入內。那柔革舖的僕人便走了。紅鬚僕人守吳德溥進門之後。依舊把門鎖上。鞠躬道。請萬宰之主隨小人上裏面去。只是請你謹慎一些。宅中同事雖因年歲不登。都已遣散。只是還有兩個俄人。不能給他們看見。主婦相待已久哩。吳德溥聽了。愈覺模糊。深恐蹈了陷阱。把袋中手槍備好。只是轉念一想。這些波斯人都知道我是波斯王禮崇的人。向來他們又深恨俄人。或者還不至於結合俄人同我爲難。這般一想。覺得又放心一些。隨着紅鬚僕人從後門進去。經過許多洞房曲室。上了樓。却覺着景象一變。屋宇高爽。陳設都麗。看過去在大戰以前。屋主即不是有錢的貴族。也是政府中重要人物。進門以後。萬籟悉寂。就是紅鬚僕人說的兩個

俄僕。也不見蹤跡。大概看來。一定是主婦先行設法遣開。只是這個主婦。究竟是誰呢。紅鬚僕人走到一處綉帷。隨手一舉。露出一座房門來。只見他在門上輕輕擊了兩下。房內有個女子。嚶嚶鶯鶯聲。說一個請字。紅鬚僕人往邊頭一站。讓吳德溥自己進去。吳德溥把僕人端詳一回。又看了看甬道。見沒有危險。纔推門進去。門內是一間很華美的退息室。只是簾幕深垂。室中不很光明。看去不甚明晰。纔進屋子。就聞到一陣幽香。那香味同杏核中的香味一般。就知道女子也在室內。關門時耳中彷彿聽得有些長裙曳地之聲。趕忙迴身。那邊有人輕輕的道。萬宰之主。你來了。吳德溥循聲一看。見是個波斯美女。亭亭倩影。儀態萬方。講着一口波斯話。趕忙也用波斯話答道。奧麗。解見上回我來了。波斯俗語說的海流逐月。奧麗是皓月明星。我這一個瀲灩微波。敢於不傾瀉相隨嗎。說着。又仔細端詳那個女子。見他雙眸剪水。鬢髮如雲。檀口朱唇。柳腰玉面。那亭亭的一個身材。也修短適宜。穿一套歐洲服裝。雖不很合

時。然而巴黎的交通。已經斷絕。這東亞女子。更從何處訪求模範。就是這髻衣服。穿在別人身上。或者不甚相稱。但是這個女子。却是個濃淡都宜的人。所以到也合度。那女子初見吳德溥。很露出些驚訝神色。漸漸的却都銷滅了。覺得換了一種滿意的情形。朗朗的道。我從前也住在德黑蘭。你的大名。是久已仰慕的。不圖今日邂逅他鄉。吳德溥走過去道。奧麗既住過德黑蘭。德黑蘭中人。爲什麼夢夢的任憑奧麗他往。不加珍視。只是萍水相逢。還不知道奧麗的氏族哩。女子道。我正有事相懇。那有不通姓氏之理。我是個伯夫人。丈夫姓萬理谷維慈。吳德溥沈吟道。這個萬理谷維慈的姓好熟。彷彿聽見過的。說着。又思索了一回。恍然道。記起來了。六年以前。俄國駐波斯公使府。有個隨員。是個伯爵。也姓這個。在憲法戰爭前。他也到過波斯。是不是他。伯夫人道。正是他。就是在那個時候同我結婚。起初愛情很熱。熱得同發狂一般。後來就淡下來。遇人不淑。實命不尤。說着。雙眉深鎖。玉淚縱橫。吳德溥道。夫人

是波斯人嗎。夫人道。我母是法產。父親是個波斯貴族。現在都已見背。講着話。見自己還是站着。連忙遜坐。又道。在德黑蘭時。從波斯人方面。打聽出知道你常在基富利。很想見一見你這位驚天動地人物。你從前所做的事業。差不多都是別人所辦不到的。料不到今日竟能見面。真是榮幸得很。吳德溥道。這是夫人的過獎。我吳德溥有何德何能。得以邀此非分。夫人笑道。太謙了。說着。拿一隻織絨玉手。遞給吳德溥。吳德溥舉起那只手來。將要用嘴去親他手背。夫人將手一縮。噴道。這是俄國禮儀。你是美國人。難道不懂得別的吗。說着。挪着玉體向前一湊。兩道澄澄的蔚藍秋波。直注過來。吳德溥聞着那股甜香。瞧着他的玉貌。雖平日是自命爲鐵石心腸。到此也迷惑起來。一手攙過來。接了一個吻。低低的道。這便是我的禮儀。夫人不見噴嗎。夫人嫣然道。這纔像我平時心目中的萬幸之主哩。雖然。倉卒却很美滿。從前同別人晉接。最親密的。不過允許他用俄國通行的禮儀。至於同我接吻的。只有伯爵

一人就是近兩年來也已中止。結縭以後，我們即成怨偶。現在他心目中的第一希望，是想棄却我，我原也想從一而終。只是夫也不良，已懷叵測。近來同莫斯科黨人往來愈密，竟有將我獻給某黨魁，藉此得握政權的消息。他平時涉足花叢，忍心薄倖，我也無怨。只是他有這種不義行為，生心賣我求榮，他既不義，我也何必戀他。聽得你不日要回德黑蘭，你肯救我出此網羅嗎？吳德溥失驚道：他怎樣敢於賣你？夫人揮淚道：別人都沒有你勇敢，沒有你的義氣。現在只有你能救我。他血脈中含有野蠻分子，所以平時暴戾非常，恨我不能顛倒權貴，爲他謀取富貴。已多責言。我因所事非人，也不肯多假以辭色。愈逢其怒，近日私通赤黨，醉心利祿，不惜以糟糠妻授人，易取富貴。推其豺虎之心，實同狗彘。此後歲月，萬非弱質能堪。還求你援手爲是。至於他們目下的陰謀，我從窗外竊聽，他同莫斯科新派來的一個代表商議，於你也有不利。言詞之間，很是恨你。吳德溥聽了，趕忙問道：這代表是何等人物？夫人

有些知道嗎？夫人道：聽說是姓蘇琪。吳德溥道：若是蘇琪，我是深曉得。是個無惡不作的人。他常替他的主人，劫取良家婦女的。夫人道：不錯。我丈夫請他來晚餐，在席上見了我，就露出注意顏色。丈夫膽破，遂起陰謀。我因爲懷疑，所以留心竊聽。果然給我得到他們計劃。俄國政變以後，所有貴族，都夷爲平民。丈夫不甘淡泊，遂致出此下策。本來俄國貴族，知道廉恥的人很少。現在既有富貴可圖，遂不屑去做赤黨的鷹犬。聽他們的計劃，已在那裏分頭進行。就是本地日爾日韃韃亞美尼各民族，向來仇視俄人，却經不起赤黨密使的煽惑，入手方法，聽說先從離間各民族。好讓他們自相殘殺，飢饉之餘，民氣浮動。再有一二奸民，許以資助，事成之後，予以政權。我看此間早晚必有大亂發生。亂事一起，先動手殺你。你須留心纔是。他們對於我也決定亂事起後，將我縛住，用汽車運往高加索，繞道北行。吳德溥道：夫人知道他們幾時起事？夫人道：不很清楚。只聽說明天晚上，要一開個緊急會議。所有黨中重

要分子。一概列席。商量一切。大概是末次會議了。會場就在此地。吳德溥道。如此說來。我一定要來探聽一個下落。夫人道。這是很危險的。若給他們覺得。我們兩個人都難逃命。吳德溥道。危險是不必說。一定危險的。只是這個會議。關係很爲重大。若不探聽明白。我們也難想脫身方法。夫人道。大概你還打算破壞他們的計劃嗎。吳德溥點頭。夫人道。你想盡誅那班敵人嗎。吳德溥道。蘇琪當然不能饒他。別人呢。若是要妨礙我的進行。我也不能寬縱。這是他們自作之孽。別人也援手不來。夫人低垂着螭螭。輕輕的問道。你肯救我。回德黑蘭不把我丟在這豺虎隊裏嗎。我知道你是個俠義丈夫。平生救弱扶危。決不會膜視我一個。若能使我得重返故鄉。我必定把你當作主人看待。自甘做一個忠實的奴婢。隨你要怎樣都肯答應。吳德溥慨然道。我答應你救你出去便了。只是說到此地。却頓了一頓纔道。後來決不敢以奴婢相待。夫人道。這是我一點的敬意。用報涓埃。我也是波斯貴族遺胤。因爲感激你的

義俠。遂爾傾心。請你不必見疑。吳德溥道。這個且待我們到了德黑蘭再說便了。夫人道。不能。我在總角時節。已經聽得你的盛名。知道你是個頂天立地的英雄。提起你的大名。連王上都是欽佩。大眾的輿論。都說你是波斯同東方各國的不加冕的元首。就是歐洲上流社會中人。僑寓東方。也都是一般欽敬。只是到訪問你的蹤跡。不是說還沒有來。便是說已經走了。你的浪跡萍蹤。飄忽無定。又怎知道德黑蘭有個深閨細女。爲你細數歸期。望穿秋水呢。後來作嬪伯邸。此身既已屬人。不敢再作妄想。只是夫婿專事徵逐。閨房生趣已經索然。後來狂夫不良。於野性發時。常加鞭笞。夫婦之恩既絕。不能不求助於人。只是環顧四方。黃衫難得。近日無情夫婿。又生獻我求榮之心。更難與之共處。潛自探問。居然給我打聽到你。也在此間。我年僅二十有三。此心尚不甘早歸黃土。纔乞援於你。請你不必再事躊躇了。吳德溥也明知非義。只是對着這玉臂雲鬢。此心亦不無怦怦欲動。並且伯爵咄咄逼人。既生了犬

貪之心。斷不會輕易放却自己。若不施援手不成。真看這
盈盈弱質。委身虎狼嗎。主意一定。慨然道。是了。我帶你走
便了。只是行旅艱困得很呢。夫人道。無論怎樣艱困。同你
走。我都不怕。吳德溥道。我那邊要同走的人多着哩。一個
是我的伴侶哈沙。一個是英國人白朗。還有個英國女子。
同他的兄弟。夫人聽說有個女子。趕忙問道。那個女子。是
你什麼人。吳德溥道。也是個萍水之交。在莫斯科時。蘇琪
到了要獻給他主人的。給我同哈沙在半途上截下來。連
着他兄弟一起。救到此地來的。夫人道。我記起來了。彷彿
蘇琪同我丈夫商議的時候。也曾經提到他們。要同你爲
難。要傷你的性命。一則是因爲一筆錢。一則就爲這個女
子。這女子同我長得一般美麗嗎。吳德溥道。他是英倫女
子。你是東方美人。各有不同。夫人喃喃道。這樣說來。他
一定也很愛你的了。吳德溥道。我們不過朋友而已。他將來
回到英倫。自有嘉耦。就是同行的白朗。也很愛慕他。將來
同返故鄉。或者就是他兩人得成眷屬。也未可知。夫人道。

他既肯跟着你從莫斯科出來。一定很傾心於你的。不成。
你是我的了。說着。拉住吳德溥的手。彷彿恐怕人家來搶
去的一般。吳德溥一聽夫人的話。知道又是一件爲難的
事。將來結果。正不可知。心裏異常着急。趕忙分辯道。夫人
同我相見。還不上一小時。何以見愛如此之深。夫人假着
他輕輕的道。你還不懂得真正愛情哩。等到了德黑蘭。我
便是你的了。我的金錢同首飾。都在手邊。你幾時準備好。
招呼我一聲。我立刻就可起程。吳德溥道。從此地上達巴
利斯回^{凡上}去。是要駝馬的。夫人道。你爲什麼不去要呢。只
用託你朋友先走上達巴利斯去雇來。不是容易嗎。吳德
溥道。我打聽過那邊也沒有。夫人道。你此番是替波斯王
上莫斯科去辦事的嗎。何不派人上德黑蘭去問波斯王
要些駝馬來呢。吳德溥叫道。你說的不錯。怎樣我竟想不
起來。只用我一封信去。準可以得到。還可以傳些衛隊
來哩。你真聰明。夫人聽見吳德溥贊他。自是歡喜。貼着吳
德溥的臉問道。是不是。你的奴婢給你出個主意。還可以

用得。吳德溥笑道。若是同你在一起久了。論不定我要做你的奴隸哩。只是我有些不明白。爲什麼你的明姿麗質。反不能得你夫子歡心呢。夫人道。他是一個畜生。是個俄國畜類。愛也愛畜類的。也是個衣冠禽獸。喜歡的是劇場舞妓。我怎能學倡伎行爲。當然不能如他的意了。所以雖然名分上是個伉儷。却析居已久。幾年來受他的凌虐也够了。現在他的意思。只要我肯同他分離。無論將我丟給那個都可以。就是捨給乞丐。能夠使他恢復自由。都願意的。我求你替他除掉這個障礙罷。跟你走。我是很願意的。吳德溥道。無論怎樣。我總給你友誼上的援助。我們做一個好朋友便了。夫人道。你又在那裏欺侮我了。你這般講。是不是還捨不掉那個英國女子。無論怎樣。我們先走。讓他同你朋友隨後跟來便了。吳德溥道。他只能同走。我走了。他一個人是危險的。夫人道。他不過是個萍水相逢的女子罷了。何必這般張嫩。吳德溥道。夫人。他也同你一般的。我也不過是個萍水相逢的男子呀。我向來不肯做半途中止的事。他說同你一般的以性命見託。你兩人的性命。就是我個人的名譽。總得離了險地。我纔可以卸責哩。夫人道。既這麼同行便了。只是不准你多看他。吳德溥大

笑道。你拘索得太利害了。夫人道。我拘索你。是用愛情拘索的。你方纔進來的時候。見了你。我就想起波斯詩人說的話。不錯。他說愛神相遇。如涉花圃。如見新月。予我精采。授我喜懌。亭皋徒倚。伊人挾接。式歌且舞。以永今夕。你說對不對。吳德溥笑着站起來。同他握手告別道。我走了。再談下去。我要把持不來哩。夫人微歎道。基富利不比波斯。你走罷。明天不是你說要來竊聽他們的密謀嗎。這樣看來。明天是一準來的。我還得替你找個秘密。可以聽得清楚的地方哩。明天你五時來。我守着你。吳德溥道。不是你丈夫蘇琪同那一夥羽黨。要晚上纔開會嗎。爲什麼又教我五時就來呢。夫人道。你早來一些。也可以談談。就在此地用膳。膳後。我帶去竊聽去。那個僕人我吩咐他在五時前到你今天進來的門邊守候。你只用記着在門上輕輕敲兩下。他自會開門。這是我給你的暗號。不要忘了。你住在何處。吳德溥道。倫敦旅館。夫人道。晚上我對着那邊唱一支歌詞。精神所感。或者你能聽見。吳德溥笑道。那是一定的。夫人又同他接了一個吻。纔親自送到房門邊。門外那個紅鬚僕人。還在守着。引着吳德溥輕輕走下樓梯。仍舊從原路送他出門回旅館去了。

(下期再續)

近來交通便利，各界人士或因公來滬的，或特來滬地遊玩的，每天來來往往很多，但是諸君中有不會到過滬地的，一切情形，均不熟悉。倘先到本館買一本 **上海指南** 看看，遇事自 **不致吃虧上當**。

至於諸君臨動身的時候，總要在 **上海買些物品**，回去 **贈送親友**。但是買些什麼東西好呢？既到了



文明的上海。自宜買些 **文明東西**。本館營業，除書

籍儀器外，各種 **文明的禮品** 很多。如 **書畫碑帖**

咧。**堂幅屏條**咧。**對聯橫披**咧。**摺扇紈扇**咧。都

是 **名人的手筆**。印刷得與 **原本真跡** 絲毫無

一。各界見了，沒有一位不歡迎的。至如 **信箋信封**。又精

美。又文雅。**筆墨文具**。又耐用。又價廉。買些送與親友，真是

最漂亮最文明的禮物。其他還有各種 **教育玩**

具。更是 **送禮的好東西**。俗語說得好，禮輕情意重。送禮雖係小事，究竟文明人喜送文明物品。受禮的人

自然加倍歡迎呢。

上海棋盤街商務印書館謹啓

服用嬰孩自己藥片得獲全愈

浙江永嘉商會會長唐庚先生係浙江温州府聞人也其來函云鄙人第三子前者體質羸弱時多癆病揆厥原因皆由其母過於溺愛凡菓餌之屬任其恣食以致常患食積氣阻消化不良等症且面黃肌瘦弱不禁風雖延醫服藥終難除根及試服嬰孩自己藥片三片一次服後即見

此孩曾患積食不化之症



功服連二不諸悉且轉紅體豐先竟兩矣
力瓶但除病能色潤貌偉若人

嬰孩自己藥片乃是英國通用小孩之靈藥專治消化不良便閉肚痛腹瀉蛔虫寒熱出牙各症且能得天然康樂之安睡藥性和平絕無損害之虞如曾處無從購買嬰孩自己藥片祈即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每六瓶英洋三元郵力在內

閣下有強健之夫人否

請觀奉省梨樹縣榆樹台泰東日報分館李子芬先生之證書李君來函云啓者前購貴局紅色清導丸正值內人染此疾病遂如法試用服後大獲奇效果有回天之力起死之功較諸別藥大有霄壤之別日後暢銷全



球定在意料中矣故特草函奉開以便宜佈各報可也
紅色清導丸功力和平出自天然專治大便閉結肝火上

身疾病頭痛肝經太熱等患服後能使口氣芬芳且治痔瘡痛苦可免痢疾腹瀉之虞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函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原班郵奉一瓶可也每六瓶英洋三元郵力在內

各 種 雜 誌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 | | | | | | | | | | | | |
|--------------------------|------------------------|------------------------|--------------------------|----------------------|----------------------|----------------------|----------------------|----------------------|------------------------|------------------------|----------------------|
| 科學雜誌 | 新 教 育 | 兒 童 畫 報 | 兒 童 世 界 | 少 年 雜 誌 | 小 說 月 報 | 婦 女 雜 誌 | 英 語 週 刊 | 英 文 雜 誌 | 學 生 雜 誌 | 教 育 雜 誌 | 東 方 雜 誌 |
| 月出一册
每册二角
全年一元二角五分 | 月出一册
每册二角
全年一元二角 | 月出二册
每册八分
全年一元六角 | 每週二册
每册六分
全年一元五角五分 | 月出一册
每册一角
全年一元 | 月出一册
每册二角
全年二元 | 月出一册
每册二角
全年二元 | 每週一册
每册五分
全年二元 | 月出一册
每册二角
全年二元 | 月出一册
每册角半
全年一元五角 | 月出一册
每册角半
全年一元五角 | 月出二册
每册二角
全年四元 |
| | | 八折五分 | 七角 | 五分 | 二元 | 二元 | 二元 | 二元 | 八角 | 八角 | 二元 |

- | | | | | | | | | | | | |
|------------------|----------------|----------------|--------------|--------------|--------------|--------------|--------------|--------------|--------------|--------------|--------------|
| 中等教育 | 農 學 雜 誌 | 小 說 世 界 | 數 理 化 雜 誌 | 史 地 學 報 | 博 物 學 雜 誌 | 體 育 季 刊 | 革 新 雜 誌 | 社 會 學 雜 誌 | 太 平 洋 雜 誌 | 學 藝 雜 誌 | 民 鐸 雜 誌 |
| 每册二角五分
全年一元二角 | 每册三角
全年一元二角 | 每册一角
全年一元二角 | 每册三角
全年六角 | 每册三角
全年一元 | 每册三角
全年一元 | 每册三角
全年一元 | 每册三角
全年一元 | 每册三角
全年一元 | 每册二角
全年一元 | 每册二角
全年一元 | 每册二角
全年一元 |
| | | 一元二角 | 六角 | 一元 | 一元 | 一元 | 一元 | 一元 | 一元 | 一元 | 一元 |

本社投稿簡章

-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
- 二 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若干亦請書明。
- 三 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及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詳細敘明。
- 四 稿未請註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至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在校者請書明何科何級。
- 五 投寄之稿，揭載與否，本社不能豫覆。原稿亦概不檢還。惟長篇在萬字以上者，如未揭載，得因豫先聲明，寄還原稿。
- 六 投寄之稿，俟揭載後，酌致薄酬如下：
(甲)現金。
(乙)書券。
(丙)本雜誌。
- 七 投稿揭載後，其酬報之額，由本社酌定，不稿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同時聲明。
- 八 投寄之稿，一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為本社所有。若本社尚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佈者，恕不致酬。
- 九 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得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 十 投稿者，請逕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內，小說世界社收。

地(703)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Commercial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郵章如有改動應照比例增減	表費郵		表價定		每週一冊	普通刊號	特刊號	角五分
	國內(含古新嶺除外)	本埠	定額	預冊				
郵費	八角	二角	全年五十二册	一卷十三册	一册	現款及兌票	郵票	以二分及一角者照限
國內	二角	二角七分	半年二十六册	二册	二册	一元	一元	一元二角六分
本埠	二角	二角七分	全年五十二册	四册	四册	二元	二元	二元二角六分
外埠	八角	五角四分	全年五十二册	四册	四册	二元	二元	二元二角六分
外埠	一元六角	五角四分	全年五十二册	四册	四册	二元	二元	二元二角六分
外埠	三元二角	五角四分	全年五十二册	四册	四册	二元	二元	二元二角六分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二年五月十一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武昌華勁風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上海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小說世界

兜安氏秘製保腎丸



背痛

背痛為腎病初兆宜
 服對症之藥以速其愈
 否則釀成痼疾此丸主
 治甚宏而於背痛最靈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每瓶洋一元四角每打十四元

上海北京路兜安氏西藥公司啓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